

斐德希克·德波米

Frédéric Debomy

柳廣成

Lau Kwong-Shing

緬甸  
取後  
搏



Myanmar,

the last stand

中譯 許惇純

英譯 Alice Heathwood



~~SAVE~~

NO MORE  
MURDER

G D M

G D M

G R M

PLEASE!!

FREEDOM



We Want  
mo cracy



# 導讀：Now or Never 的奮力一搏

文 | 劉忠恩（前緬甸時報記者）

聽到我說想要再次回到緬甸時，在緬甸的記者朋友這樣回覆我：“The Myanmar you once knew is not the same.（那個你曾經知道的緬甸已經不復存在。）”作為曾報導緬甸近三年的記者，我內心再清楚不過：現在的緬甸充滿著傷痛與被囚禁的靈魂，只是，它大抵還是會被我在那地所經歷的美好時光給掩蓋住。2011 年起的改革與開放，那是緬甸的黃金年代，雖然百廢待舉、問題叢生，但那時，幾乎人人都對這個東南亞國家的未來滿懷憧憬。

一切卻都來得太突然，2021 年 2 月 1 日的凌晨，原本是新任國會議員履新的日子，領導全國民主聯盟的翁山蘇姬被抓，軍方也宣布戒嚴。

對於在民主國家成長的人來說（尤其是能夠相對成功過渡到民主的東北亞），政變近乎無法想像，但這卻已經是緬甸的第三次。它在 1948 年獨立，是亞洲最早實行民主的國家之一，無奈國內動盪，獨立後不久就面對與其他民族間的內戰，使得軍方大權在握，1962 年發起了第一次的政變，獨裁腐敗的軍事政權，把曾經在亞洲相對富裕的緬甸帶向了赤貧。

可是緬甸人民對民主的追求與渴望不曾停止，1988 年發起了 8888 民主運動、2007 年有番紅花革命，縱然屢屢被鎮壓血洗，他們未曾遺忘初心，一代接著一代前仆後繼地在這條路上貢獻青春與生命。最終在 2011 到 2020 年換來了曇花一現的有限民主，但那終究是軍方施捨的，2021 年說拿走就拿走。

軍方沒有料到的是，緬甸人民對於軍方獨裁政權的厭惡，以及對民主的渴望是如此的強烈。而且這一次他們不僅要民主，還要與各個緬甸民族一起走向民主、平等的未來。從政變伊始，便可以看見緬甸人，尤其是占國家七成左右人口的緬族人，痛定思痛，重新反思過去緬族主導壓迫少數民族的政策；但軍方的血腥鎮壓很快地在政變引起全國抗議聲浪後展開，持續到今日：把人活活燒死、對著民宅開槍掃射、空襲村莊，甚至是派直

升機轟炸學校。根據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的統計，截至 2022 年底，已有超過 2600 人命喪軍方手下。

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緬甸人還是沒有放棄，有人隻身前往少數民族武裝組織控制的地區接受訓練，加入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組織的人民防衛軍（People's Defence Force）；有人堅持罷工，再也不為政府及公部門的醫院、學校工作；還有國內外的緬甸離散族群不間斷的捐款資助民主運動；如同香港人說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家都用各自的方式為理想中的民主緬甸奮力拚搏。

而事實上在堅持了那麼久之後，民族團結政府及其他反抗軍方的組織也有些許斬獲，目前人民防衛軍已是一支 65,000 人的軍隊，並且直至 2021 年 4 月，他們已在緬甸 330 個村鎮（township）中的 36 個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政府組織「人民行政團隊」（People's Administration Teams），並開始在其中一些村鎮中設立了民族團結政府的司法體系。民族團結政府除了透過不同手段募款（至 2022 上半年已募得超過 4400 萬美金），也持續在海外擴張他們的外交據點，從西方國家到日本韓國，現在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辦事處及代表，尋求各國政府對他們的認可。

緬甸在 2023 年 2 月 1 日便進入了政變後的第三年，本書透過斐德希克·德波米的描述、柳廣成的畫筆，回顧了緬甸政變後的重大發展，也提供了一些關於緬甸歷史背景的重要脈絡。圖文並行的方式，讓我們可以一窺緬甸人的堅毅，相信穿越過這些場景後，一個個有血有淚的緬甸人將深深烙印在讀者的腦海裡，從此緬甸不再是一個東南亞的陌生國度。即便全球各地對緬甸的關注度不若政變發生初期，針對此地持續發生慘絕人寰事件的報導也黯淡了許多，「關心」與「傳遞故事」仍是我們作為局外人，除了出錢出力之外，可以做的小小貢獻。

我特別喜歡書名中的「最後一搏」，對於許多緬甸人而言，這是一場「Now or Never」的奮力一搏，若是這次不能成功扳倒軍方，以後可能都沒有機會了。我想這也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提醒我們這場已經進行到第三年的持久戰尚未結束、也並未失敗，緬甸人的民主奮鬥仍是現在進行式。

2022 年 12 月 11 日

## 焦點

### 緬甸

於 1948 年脫離英國殖民，取得獨立。獨立後，於 1948 年至 1962 年間曾有短暫民主時期。軍事將領尼溫於 1962 年政變奪權，此後緬甸一直由軍方執政。數十年來，許多少數民族組成武裝團體，持續與軍方對抗，爭取他們的自治權。然而，實際上，緬甸國內約每三人就有一人是所謂的「少數」民族。

### 翁山蘇姬

生於 1945 年，是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1988 年成立時創黨人之一。該黨於 1990 年的立法代表選舉中獲勝，但軍方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往後二十年，翁山蘇姬大部分時間都遭軍方軟禁於家中。

### 敏昂萊

繼尼溫（1962 – 1988）和丹瑞（1992 – 2011）後，敏昂萊自 2011 年成為緬甸軍隊首領。他是本書所談的 2021 年 2 月 1 日政變的主要策動者。這場政變結束了緬甸自 2016 年以來一段短暫的半民主時期。

## 1988年反抗運動

獨裁者尼溫於 1987 年決定停止流通 25、35 和 75 緬元的紙幣，導致那些本就經濟窘迫的家庭，更加窮困。因反對廢止前述面額的紙鈔而形成的一場反政府群眾運動，在一名大學生遭鎮暴警察打死後，越演越烈。1988 年 8 月 8 日，數十萬緬甸人在全國各地示威抗議。從三月到九月的抗爭運動期間，至少有三千多人死亡。

## 番紅花革命

2007 年 8 月 15 日，軍頭政權決定毫無預警地調漲石化燃料價格，導致爆發一場群眾抗議行動，先期由社運人士領導，後由僧侶帶領。示威抗議雖得到國際媒體關注，但仍於十月初遭鎮壓終結。

## 2010年11月7日大選

軍方想要維繫某種具公信力形象，舉辦選舉，全民盟抵制如此政治遊戲，拒絕參與這場都已事先安排好的假選舉。之後 2012 年和 2015 年的選舉中，全民盟都大獲全勝，並且於 2016 年執政。

## 2020年11月8日大選

選舉結果為全民盟大勝，在 1,117 席的國會和地方議會代表中，拿下 920 席，而與軍方有關聯的政黨，則只拿到 71 席。此結果使敏昂萊與其同夥，決定於 2021 年 2 月 1 日發動政變，並且逮捕翁山蘇姬。

中英文皆譯自法文，中英文非相互翻譯之關係，特此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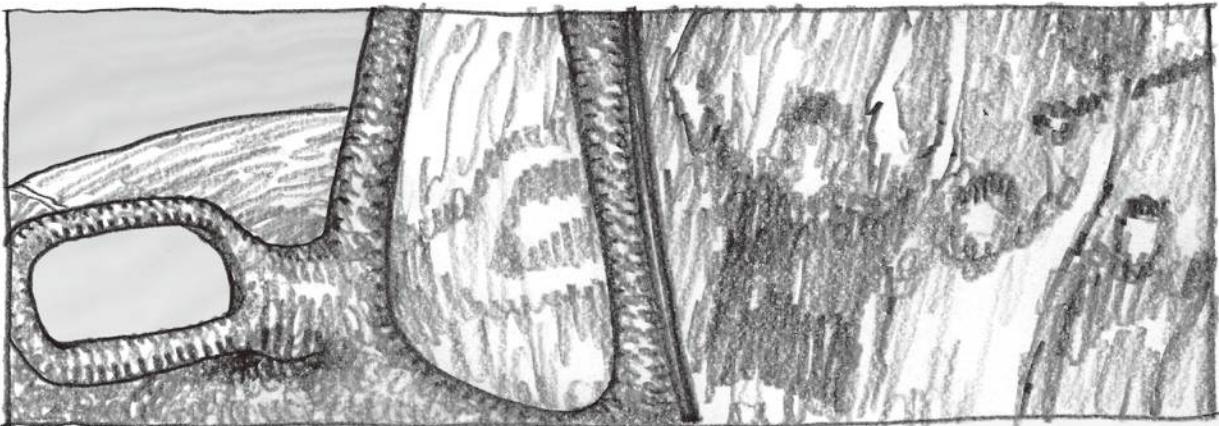
Both the English and Mandarin in this book are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text in French.

細面角

~~日取後~~

捕

「敏昂萊，我比痛恨月經更痛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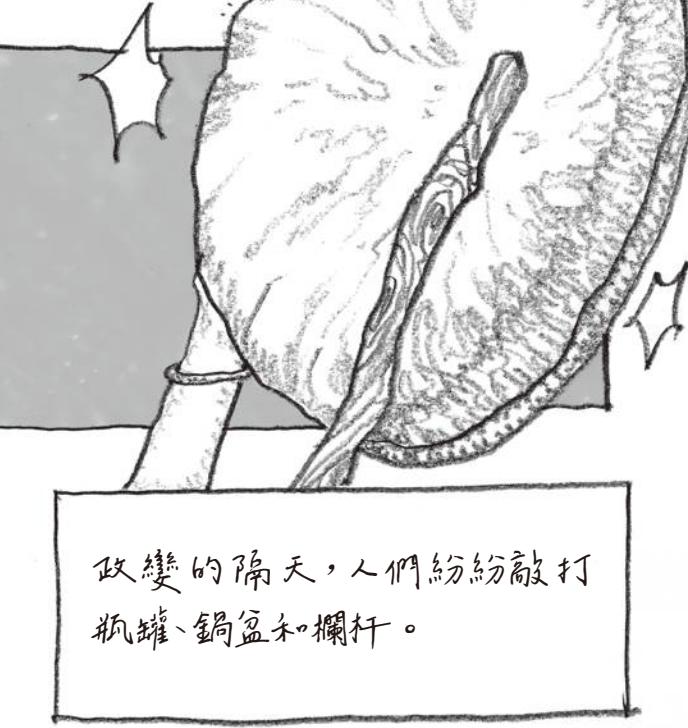


2021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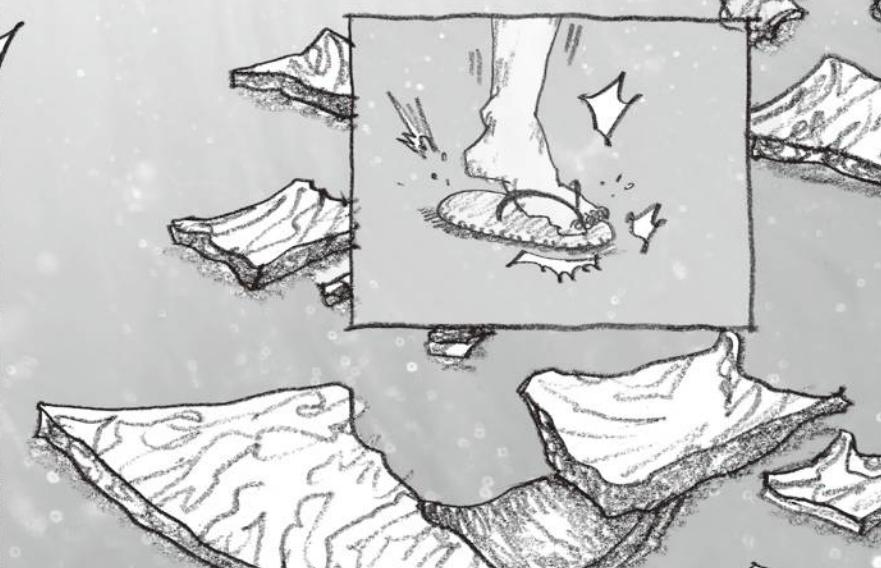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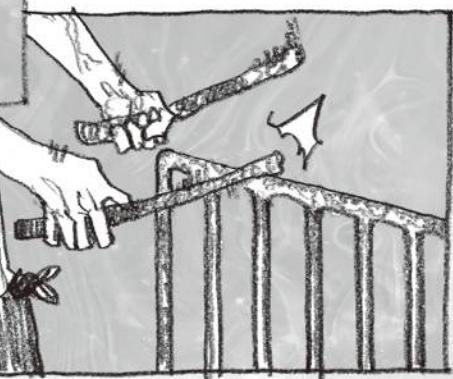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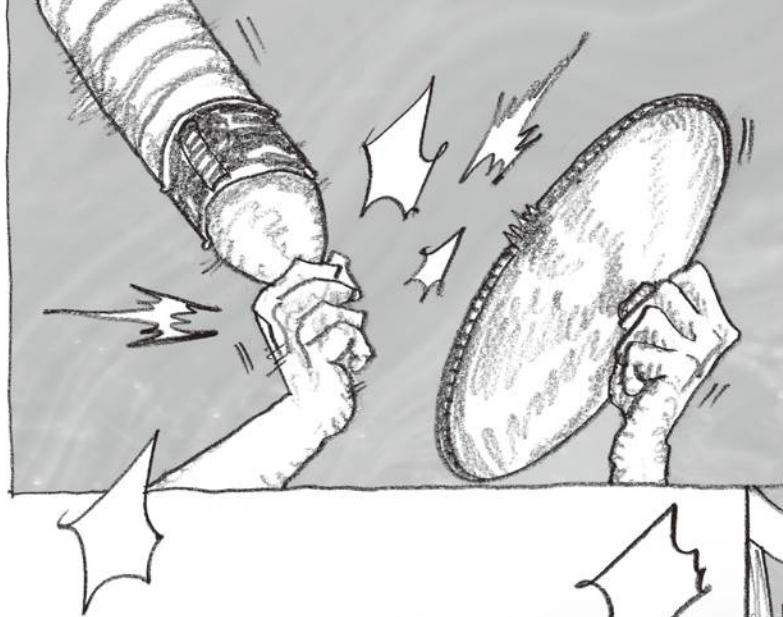


緬甸軍方以去年 11 月的選舉齷齪舞弊為藉口，終結過去幾年來與民主派勢力共同執政的時期。這是獨裁政治的全面回歸。



政變的隔天，人們紛紛敲打  
瓶罐、鍋盆和欄杆。





那是當地一種傳統的驅魔避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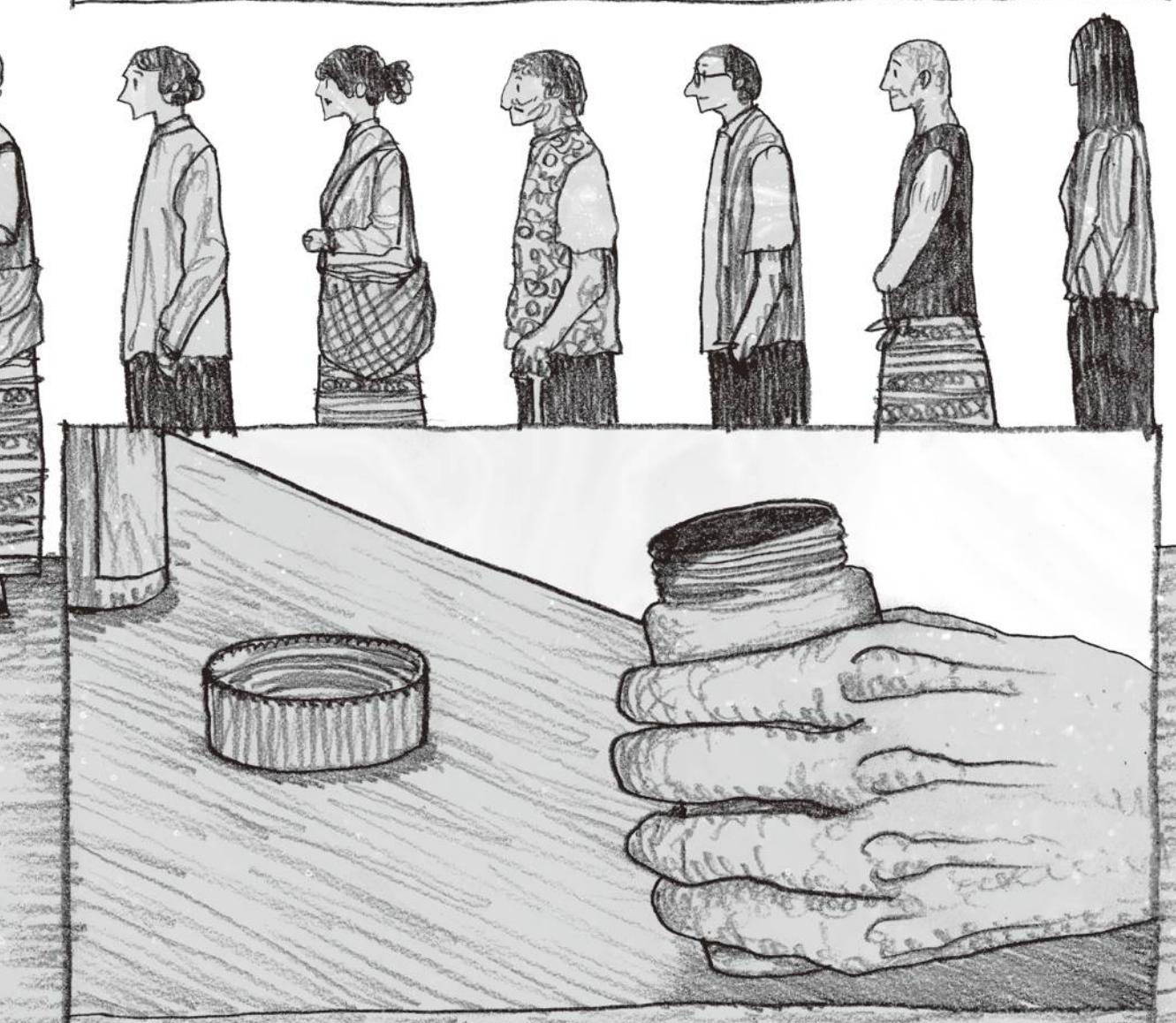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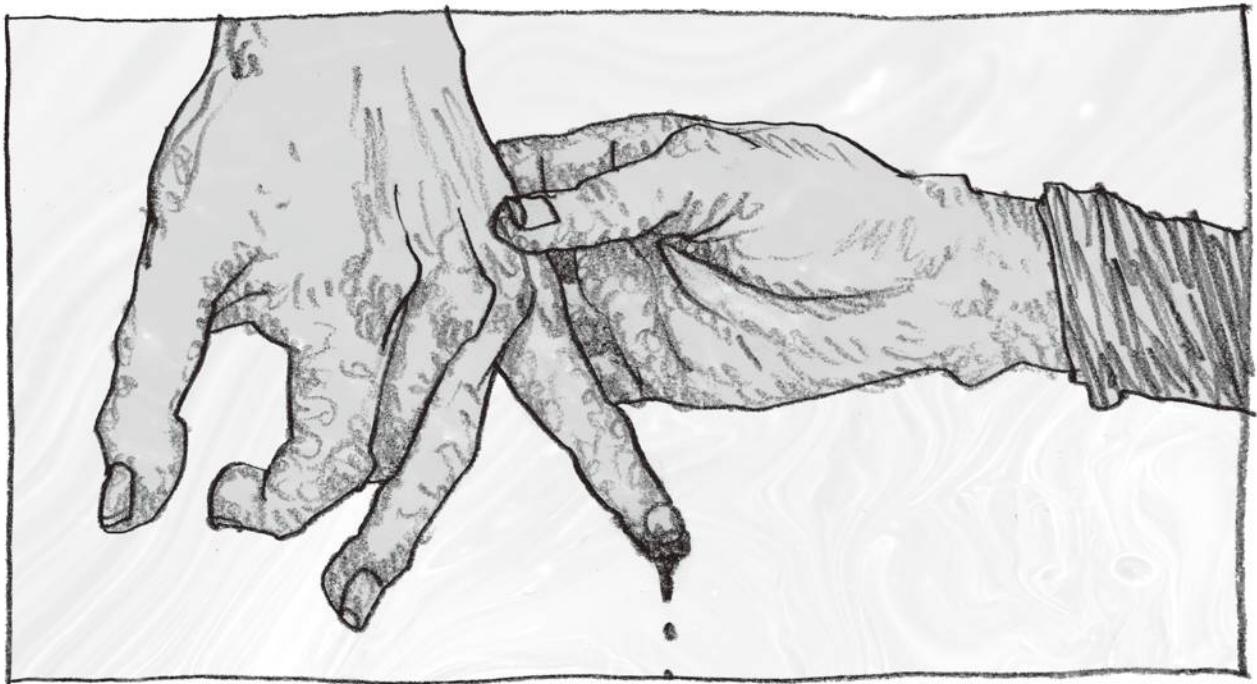
FRE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在去年選舉中當選的人，大多遭到逮捕。

回想 2020 年 11 月選舉那天，許多走出投票站的年輕人，都秀出自己沾了墨水的那隻手指，讓記者拍照：那是他們參與投票的證明。







他們當時為參與了民主選舉感到驕傲，  
但現在，政變奪走了他們的選票。



她因為非法持有無  
線對講機，面臨最  
高三年的刑期。

對，簡單粗暴，  
但這就是軍方想  
出來的說詞。



我叫斐德希克·德波米。

曾帶領一個支持緬甸民主運動的協會，並出版了幾本關於緬甸政治發展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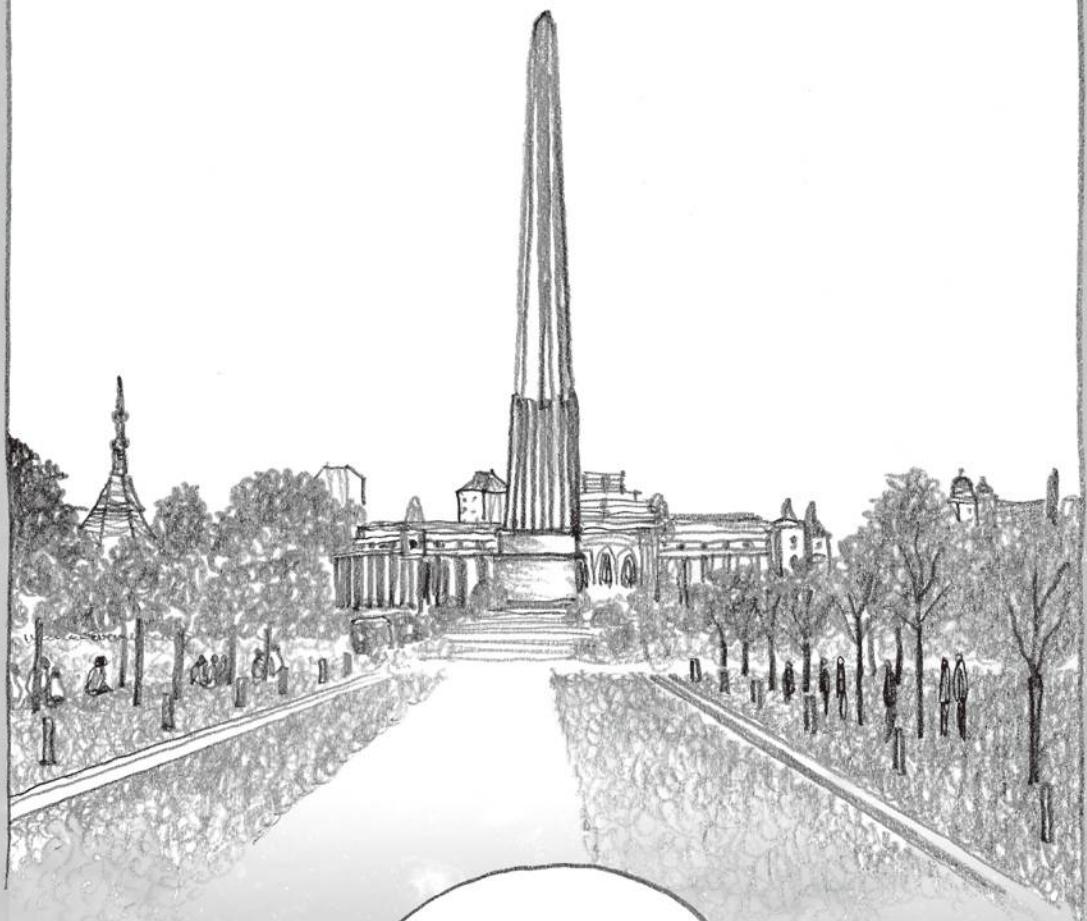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政變以來，我花不少時間在回應法國、比利時和瑞士媒體的提問。



在這些歐洲國家，我是少數提到名字就讓人聯想到緬甸的人。



我為緬甸人感到遺憾難過，前些年的半民主狀態就被這樣結束了。



「我曾經很高興見到人們在公園自在漫步。」



以前，這裡什麼都沒有。

呢公園是有，但沒有展覽、沒有民間團體設攤或音樂會。

突然之間，有了更多的活動，更蓬勃的生氣。



當時到處都是建築工地，興建購物商場啦、大型住宅等等，

城市街景變化  
很快。



雖然一些重大問題依然存在，像是軍隊在緬甸動部的若開邦屠殺羅興亞穆斯林，

但，對我們大多數的緬甸人而言，那仍是有生以來最自由的日子。

自從 2016 年軍方讓全民盟共掌政府之後，我們就體驗到這種前所未知的言論自由。和外界有更多接觸，通訊不再受阻礙。

教育方面也有所改善。有一些與國外大學進行的校園連線計畫。



不只是為了那些有錢人，不同社會背景出身的學生都能受益。



但我一直覺得  
軍方隨時可能  
回來，

當他們開始批  
評 2020 年 11 月  
那場全民盟大勝  
的選舉結果，



而且還無中生有  
的高談作票論  
時，我就開始  
不安。



我相信，  
食體者，  
知其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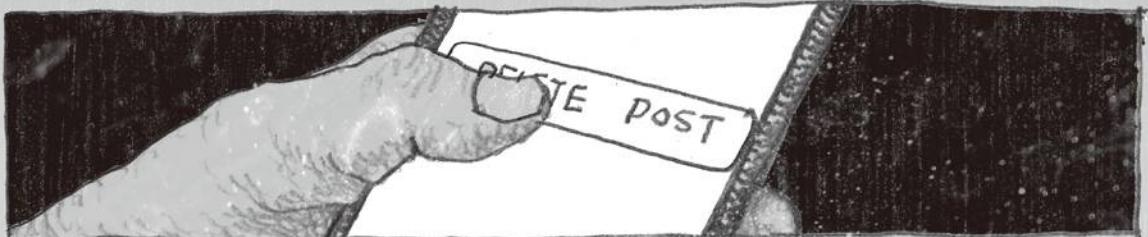
政變前幾天，我們就聽到風聲，說軍隊很可能會再次掌權。



那天早上，同事在六點左右打電話給我，說發生了政變。我不願相信。



雖然很震驚，  
但我知道那  
是真的。





「我們不能再接受過奴隸的日子，

靠軍事獨裁政權留下的殘渣碎屑活著。」



敏哥奈是緬甸最著名的民主運動人物之一，長年遭軍方警察追捕，過著躲藏的生活。

他是 1988 年民主運動的其中一位領導者，當年運動持續了幾個月，最後以血腥鎮壓告終。2007 年，他與 88 年民運的幾位元老，再度發起一場反軍方獨裁的抗議；當他再次被捕，運動由幾位反對軍方統治的僧侶繼續帶領。然而這場「番紅花革命」最終仍遭鎮壓。



但他又出來了，我感覺一切又再重新開始。



不過他現在改變策略，不再組織示威遊行；他和其他人一起，呼籲公務員罷工，並呼籲人民拒買軍方企業的產品。

醫療工作者，是第一批實際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的人。

我們希望民眾知道，我們罷工，並不是因為不願意治療他們。

我們反政變，是為了幫助民眾，因為我們不想重蹈在獨裁統治下所經歷的噩夢：親眼看著病患因為缺乏設備或藥品而死。

越來越多的公務員也響應罷工，阻止軍方執政。

於此同時，全國各地，走上街頭的人越來越多。

我寧死也不要再次活在軍方統治下。在獨裁下，我們只能卑躬屈膝。

我們將克服這一切。

現在有社群媒體，軍方不能再為所欲為。我們與世界各地一直保持聯繫，與 88 年運動時候大不相同了。

一位曾參與 1988 年民運並經歷鎮壓的仰光商婦

2月8日晚上，軍方首領敏昂萊親口發出了第一通警告：

沒有紀律，民主將岌岌可危。

他明確以此合理化採行緊急措施的命令。

一切集會都被禁止，晚上八點到凌晨四點實施宵禁，而且在某些地方還下令戒嚴。



2月9日，首都奈比多的一位雜貨商，妙克兒凱外出不威，頭部中彈。三天後，也是她20歲生日的隔天，被宣告腦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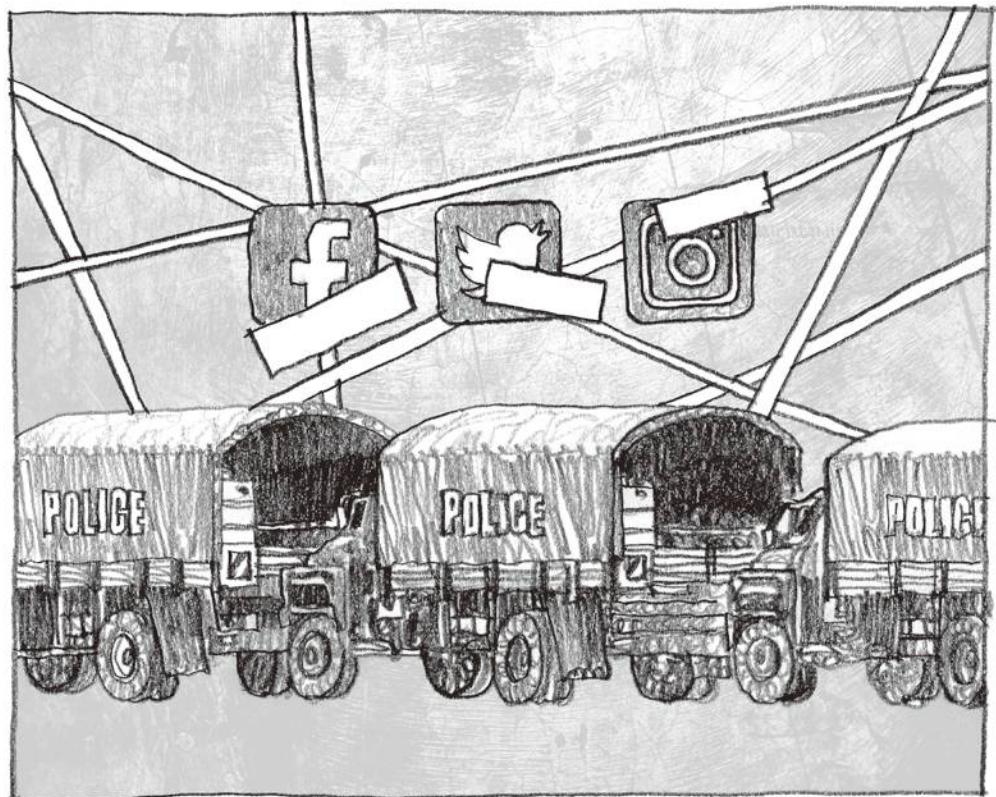
但在當時，她頭部中彈僅是個案。軍隊試圖低調地鎮壓，他們派平民暗椿毆打不威者，然後開始在夜間逮捕那些他們認定「有跡證或潛在」的運動領袖。



2020年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尤其被針對，因為那些人都知道，敏昂萊所宣稱的種種絕非事實，都只是為了合理化政變，並繼續掌控那些他賴以致富的國家資源；2020年11月8日那場選舉並沒有作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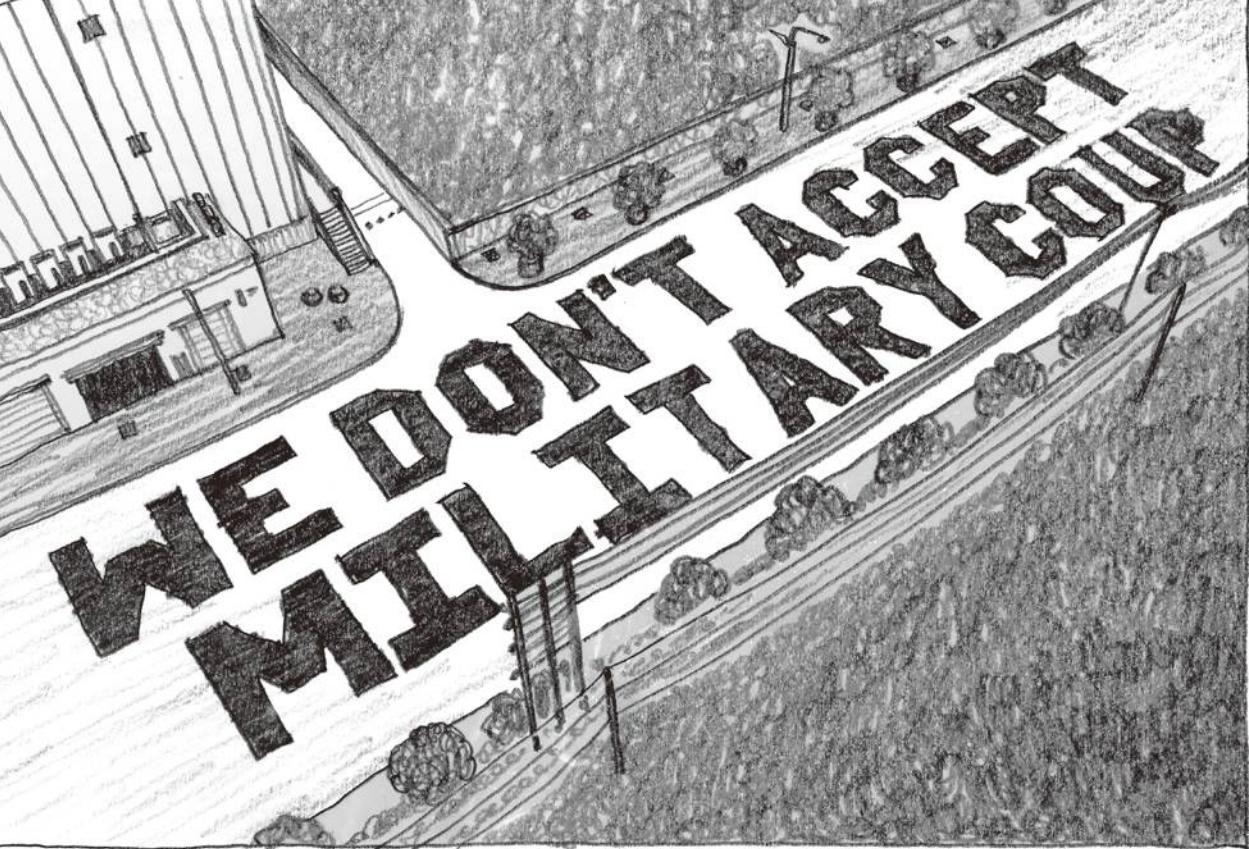
由於抗議民眾是透過網絡組織行動，並與外界交流，軍頭政權試圖控制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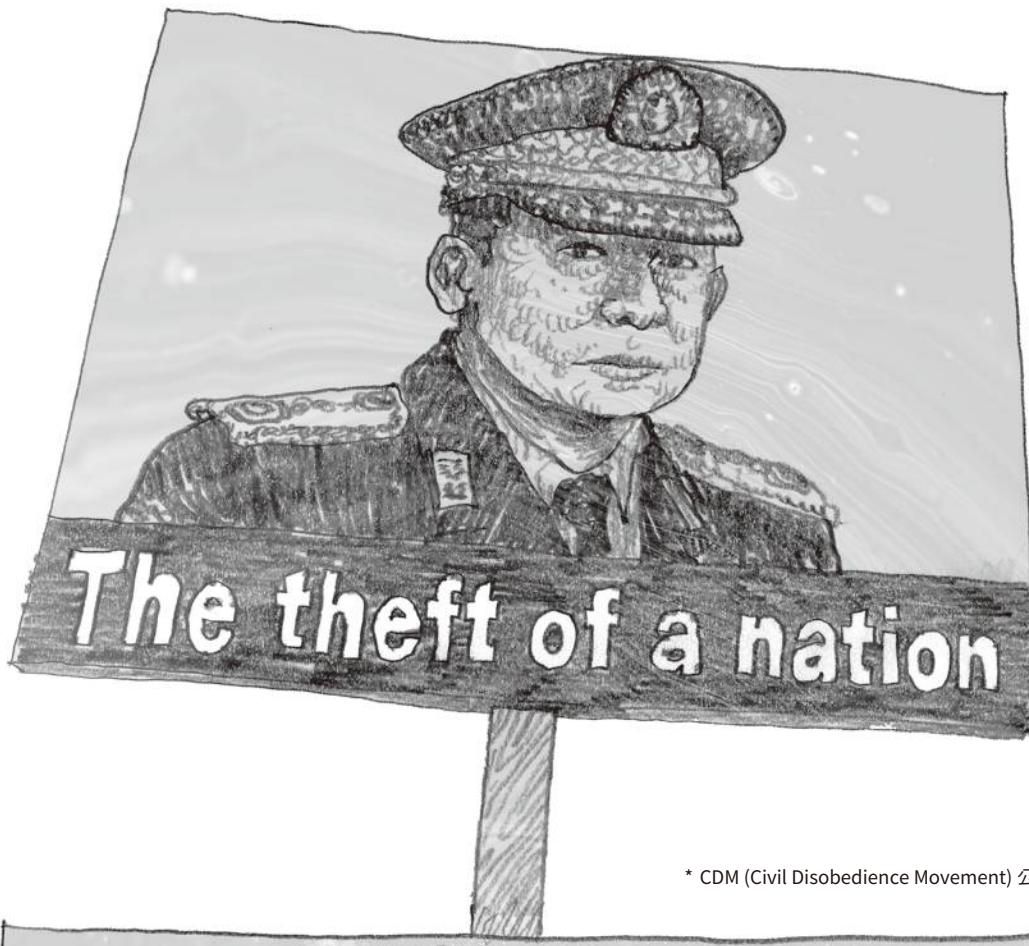


還把軍車喬裝成警車——彷彿這樣人們就不知道在背後指揮的，是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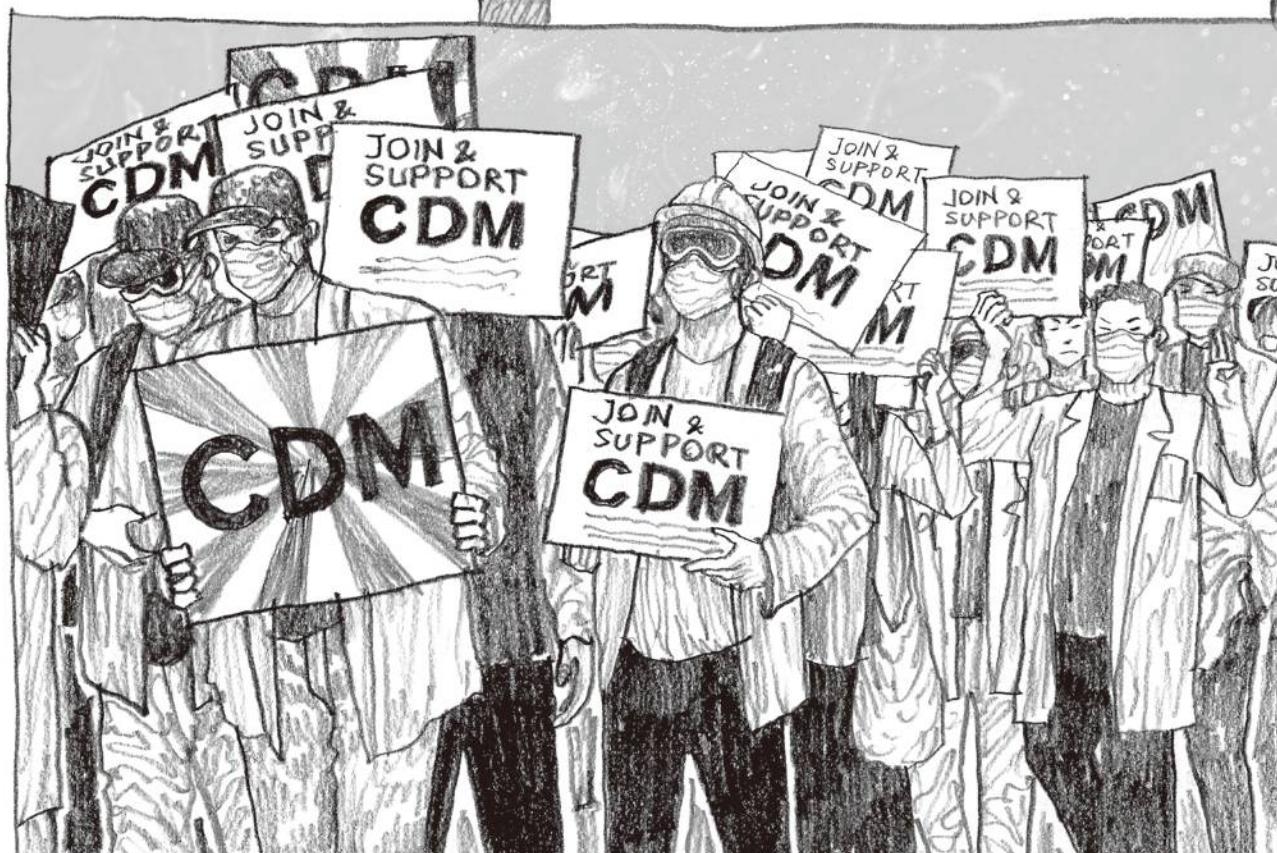
示威者儘管冒着風險，仍持續讓外界知道他們的訴求。







\* CDM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公民不服從運動



# SUPPORT CRM



THEY SHOOT IN DAY  
THEY STEAL AT NIGHT

LET THERE BE LIGHT  
LET THERE BE DEMOCRACY

THEY SHI  
THEY STE





**SAVE MYANMAR  
SAVE DEMOCRACY**



MYANMAR  
FEBRUARY REVOLUTION

一位曾參與 1988 年民運的老將，談到緬甸政治文化的一項缺陷：

總是想找一個英雄，要崇拜某個人。



事實上，對許多緬甸人而言，翁山蘇姬如同家族長輩，且甚至是像母親一般的存在，批評她，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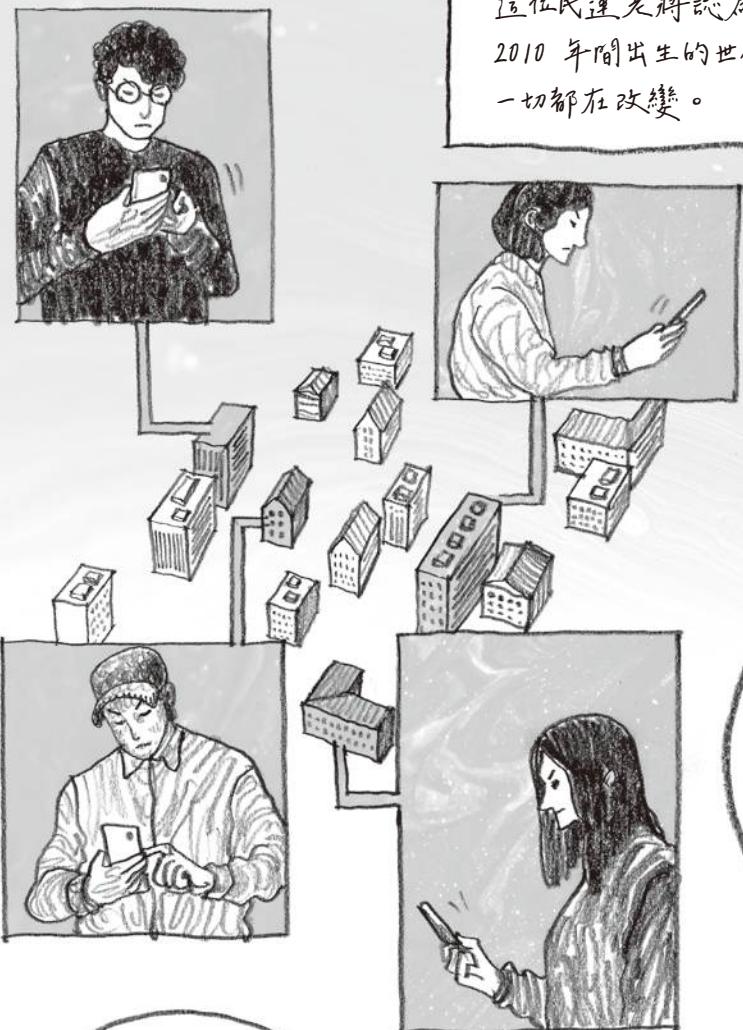


在她之前，這個英雄是她父親，為緬甸獨立而戰的翁山將軍。儘管其他烈士也冒死反抗英國和後來的日本占領者，但歷史只記住了一位。



這嚴重不公平，因為這抹滅了所有其他勇敢鬥士們的貢獻。

這位民運老將認為，今日，隨著1990年代末至2010年間出生的世代他們自發動員示威遊行，一切都在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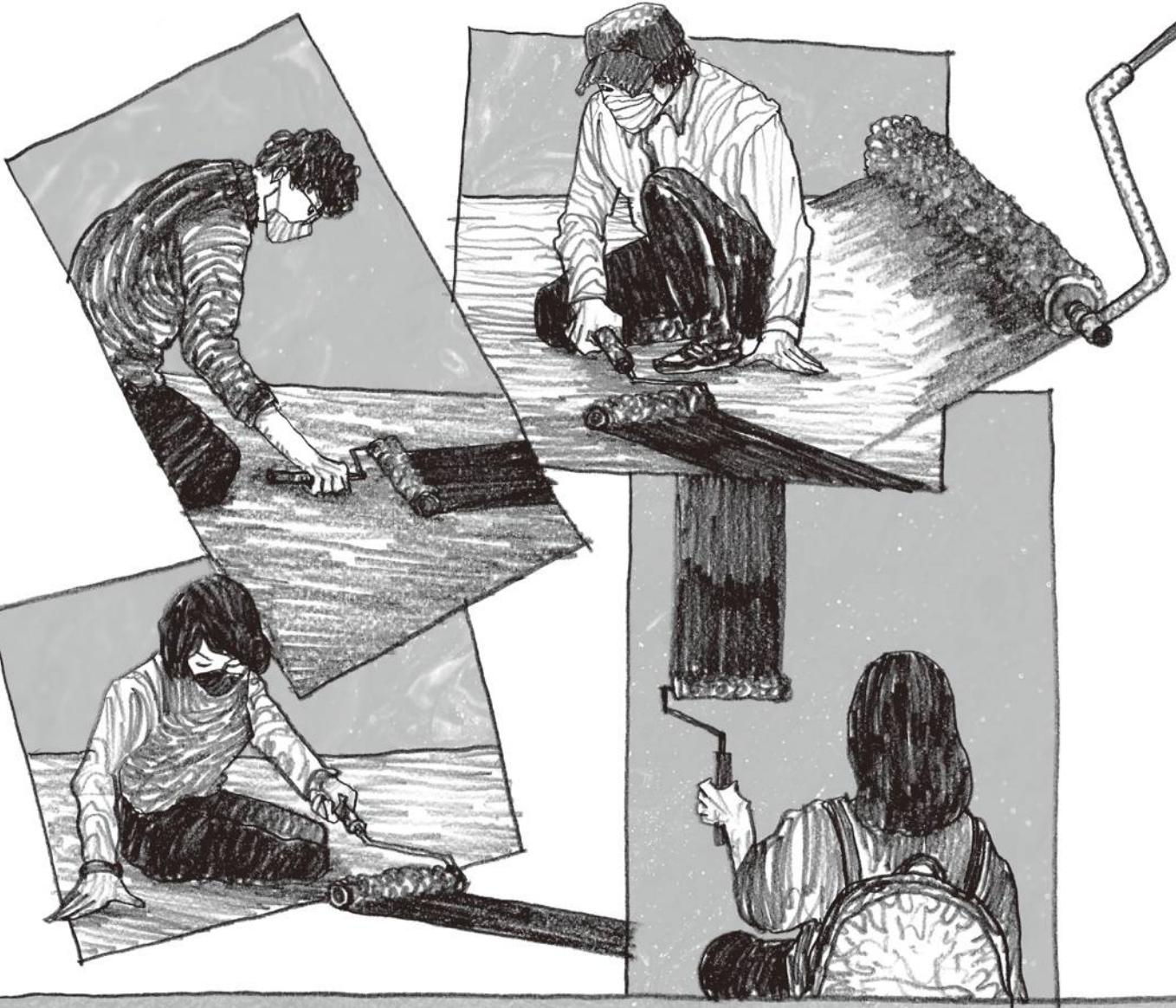


尤其隨着電玩盛行，有一款叫《無盡對決》的遊戲，在網上非常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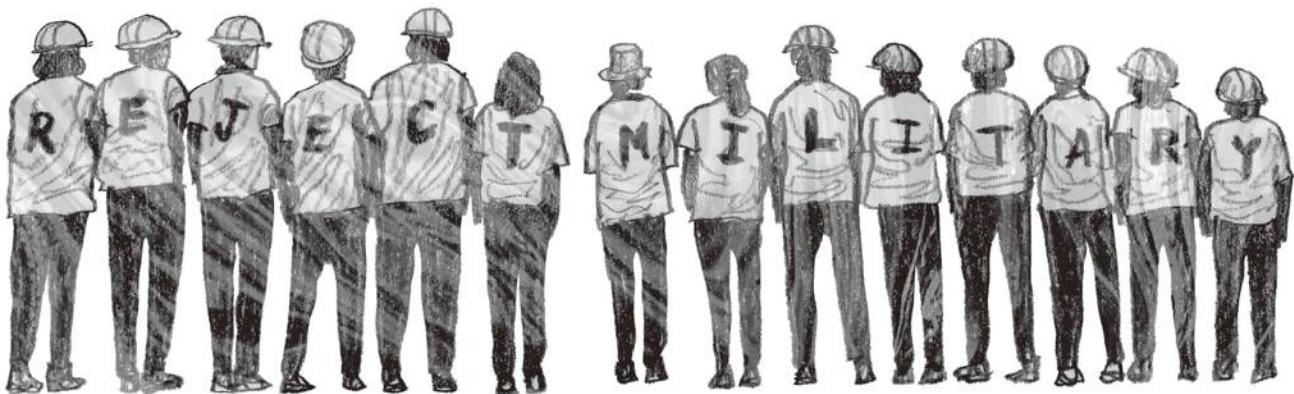
玩家必須在遊戲中組建一支隊伍，每個人都有各自任務，都必須扮演好各自角色，



唯有如此才能獲勝。



WE WANT DEMOCRACY  
SAVE MYANMAR





反政變不單是一場年輕人的運動，所有世代都參與其中。



但年輕一代的角色是無庸置疑的。他們經歷了十多年的民主和自由，上網便捷；與早些年手機非常昂貴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很多人都上網研究烏克蘭、泰國和香港的民主運動，看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發。

有些緬甸年輕人甚至自稱是「奶茶聯盟」的一員。「奶茶聯盟」是台灣、香港和泰國的年輕人反抗中國政府和泰國軍方威權主義的一種線上串聯。



這個非正式的串聯，主要活動於網際網路，在亞洲開拓了一片天。成員們在社群媒體上，以幽默作為武器，去拆那些不民主對手的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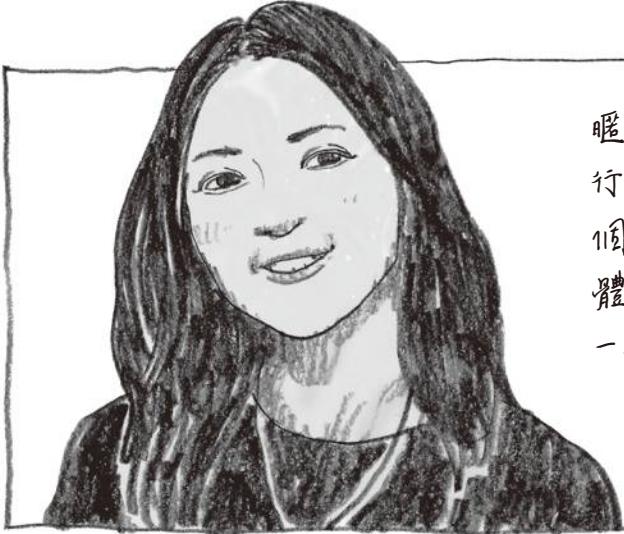
而且，這些國家的年輕人還會彼此交換經驗和建議。緬甸現在也全面加入奶茶聯盟。

#Angel





人們一直擔心的大規模鎮壓，二月底就開始了。那陣子有時每日死亡數十人。



暱稱「Angel（天使）」的象希，在遊行時中彈身亡，成為民主運動的一個象徵。幾天前，她才在社群媒體貼文公開自己的血型，並表示萬一示威時發生意外，同意器官捐贈。

這位遭軍方擊斃的 19 歲舞蹈家和跆拳道選手，和其他示威者一樣，以電影《飢餓遊戲》中的三指禮，表達反政變；這個手勢不久前在泰國民主運動中已有群眾援用。



3月3日罹難那天，她身上那件T恤印著「一切都會好起來」。







一名投入示威活動的 23 歲大學生

我當然有點怕，

但我想這是  
我們的責任。

現在就是全力以赴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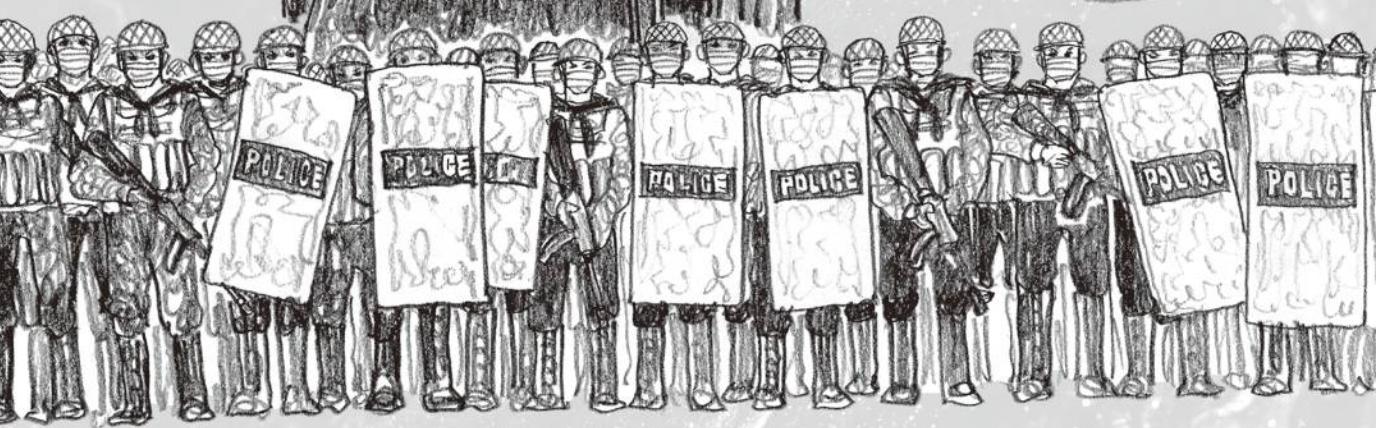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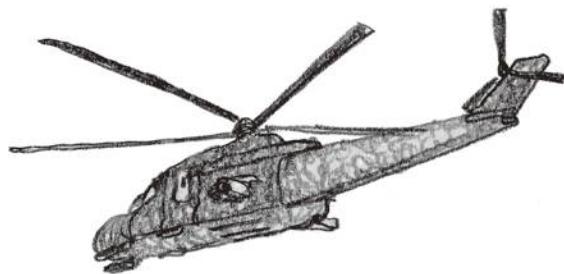




根本就是恐怖分子，



他們恐嚇赤人民。



某陸軍上尉匿名指出對士兵意識形態的控制，他的說法與德瑞溫此話相呼應：

他們殺人時，深信自己是在保護國家免受外國勢力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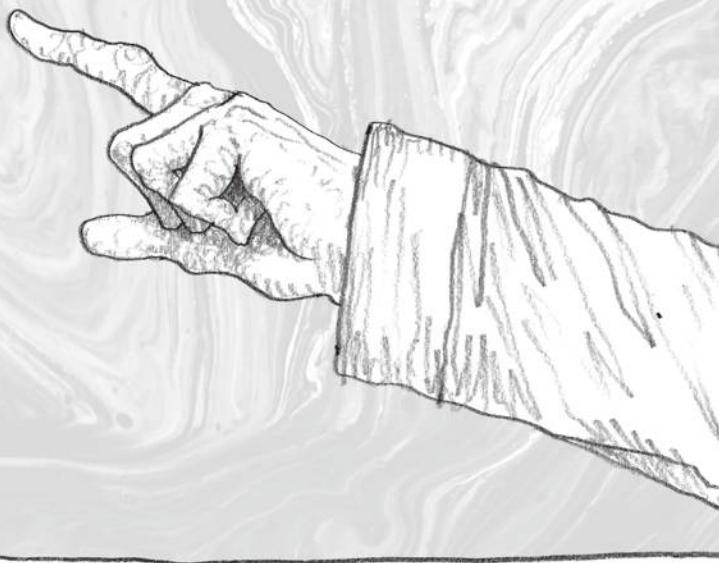
事實上，軍方發言人對外表示，那些遊行者都是受到境外勢力操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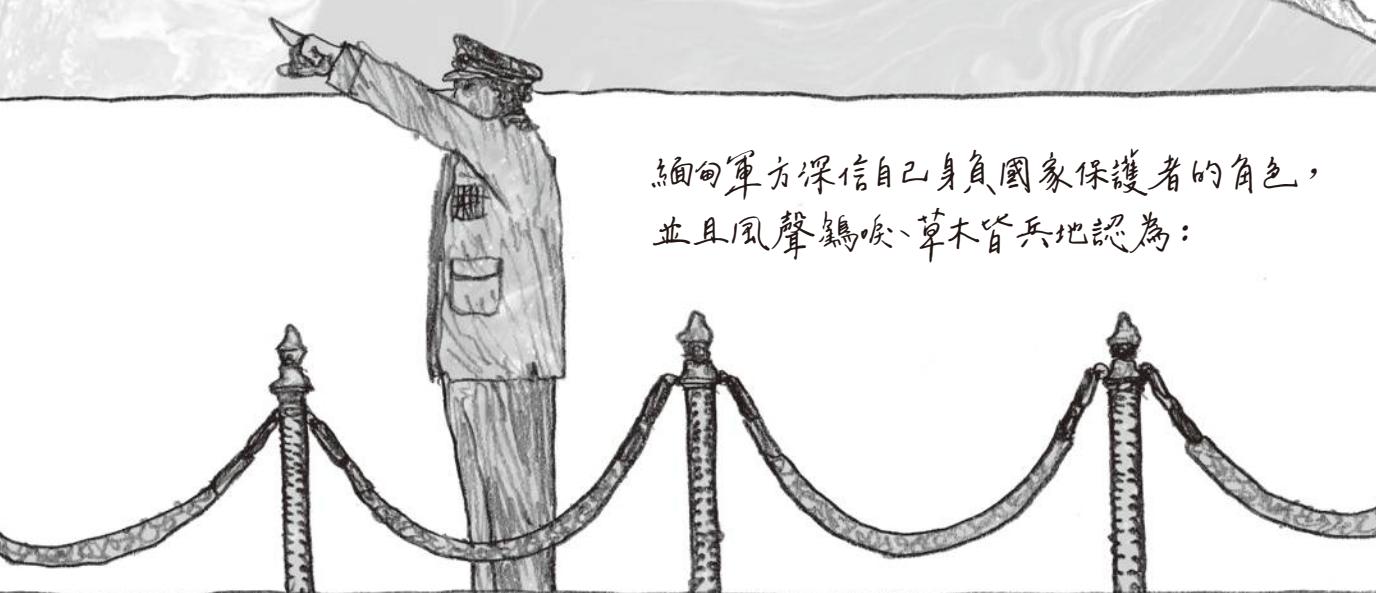
軍方高層為了繼續掌控國家財富，自然要操控士兵認知，不讓他們理解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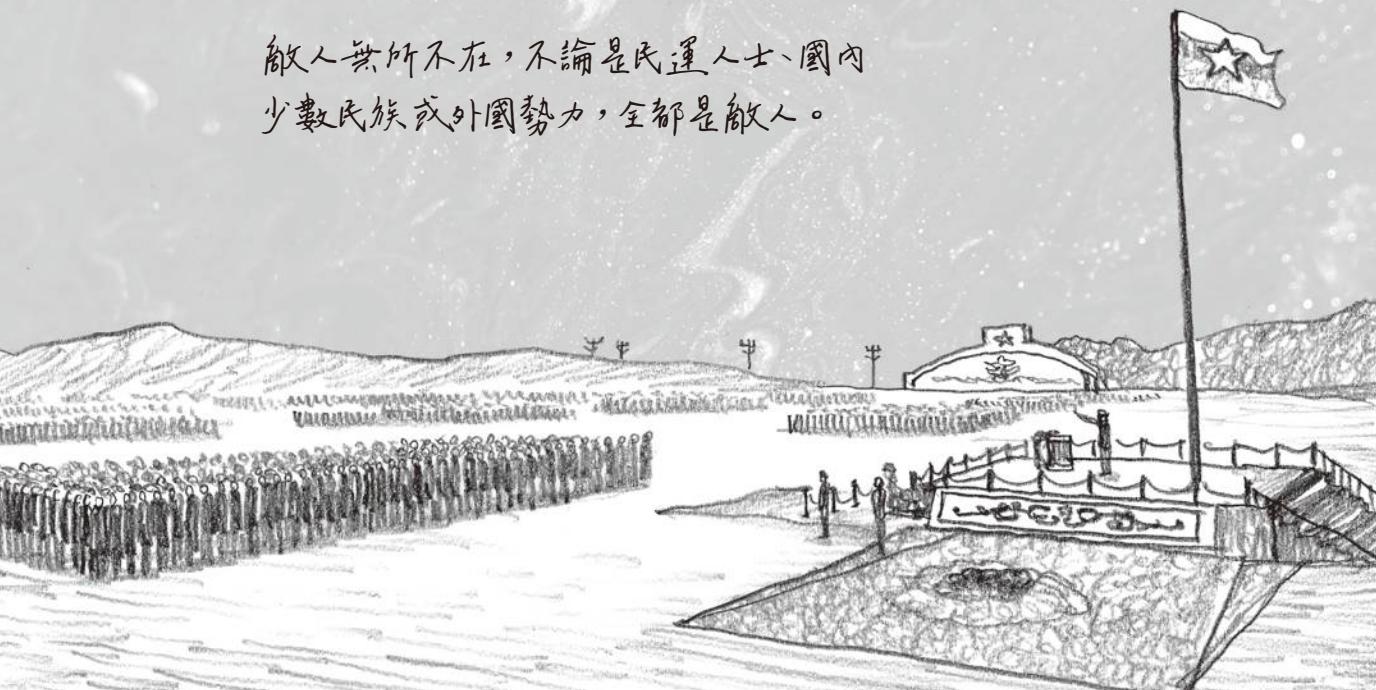
但這種外國勢力陰謀論，也許並非只是為了確保部隊忠誠而捏造。



緬甸軍方深信自己身負國家保護者的角色，並且風聲鶯唳、草木皆兵地認為：



敵人無所不在，不論是民運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或外國勢力，全都是敵人。



德瑞溫強調：

光說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  
起而行，

世界各地的人不停  
地說為我們擔心，  
然後不停地譴責這  
些那些軍事行動。



但是那些恐怖分子，那  
些殺人犯，他們根本  
就不在乎國際譴責，  
繼續屠殺人民。



問題一直都是  
同樣的：中國和  
俄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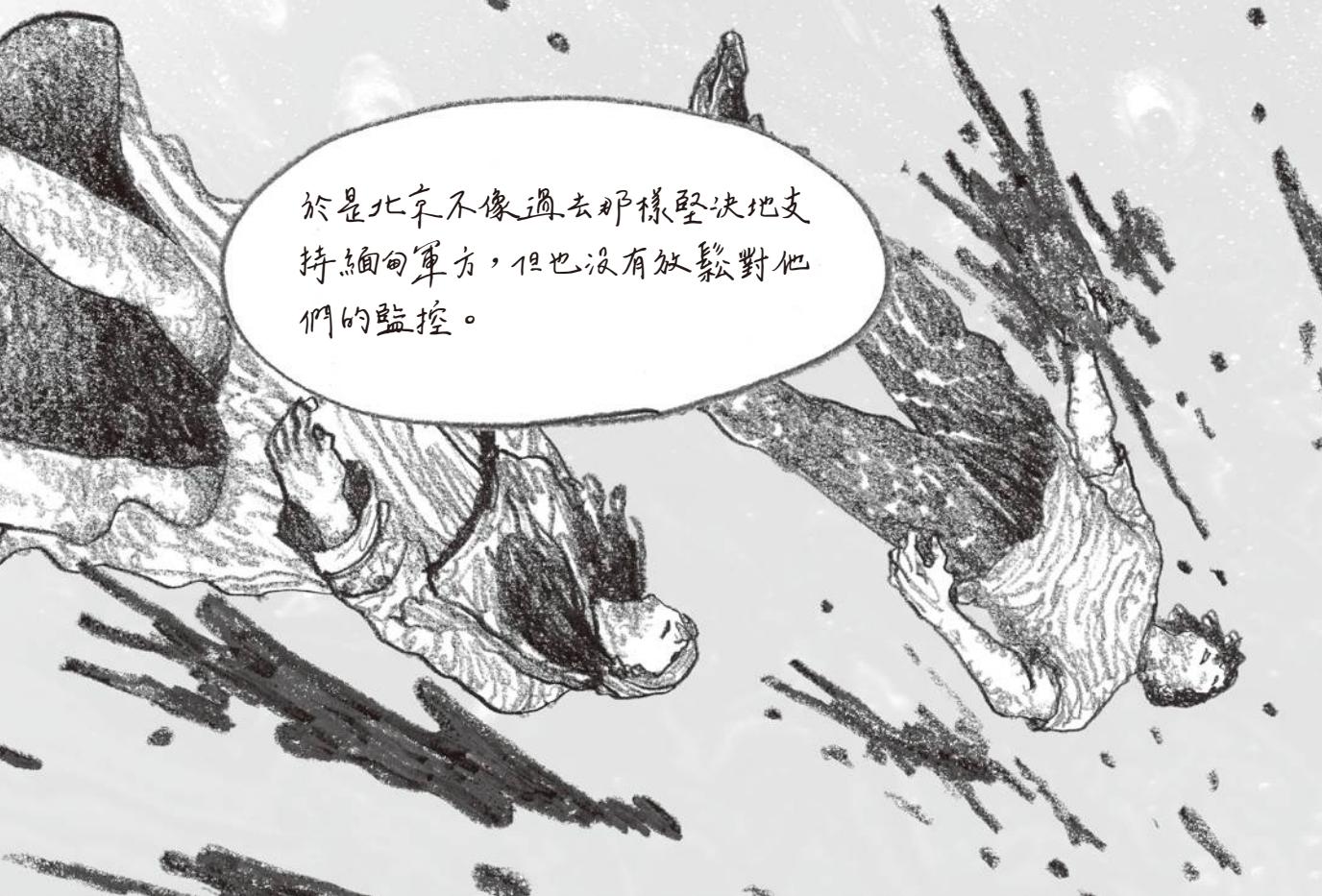
他們在安理會有否決權，  
阻止聯合國採取有效行動  
反制緬甸軍方。

不過，我們也看到  
北京政府很困擾：

政變造成的不穩定局勢，  
並不利於商貿發展，而且  
尤其很不利於北京政府  
「一帶一路」計畫的進行，



因為緬甸是該計畫中通往印度洋的一個門戶。



於是北京不像過去那樣堅決地支持緬甸軍方，但也沒有放鬆對他們的監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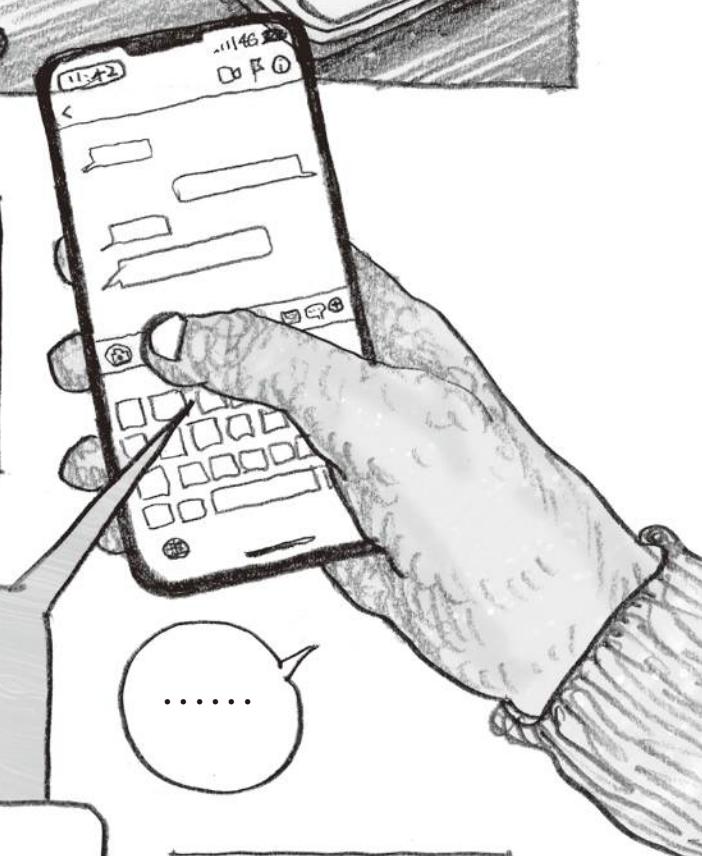
目前，鎮壓傷及一些我認識的人，但未傷及我的親友或他們的家人。那可能是遲早的事。

我經常猶豫要不要詢問他們的近況。在社交媒体上太過自由地交談，會使對方陷入危險。

他們現在真的非常粗暴。

他們把全民都當作敵人。

波吉這樣回覆我。



波吉是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的主事者，曾經歷 88 年軍方對民運的鎮壓；他參與民運多年，付出遭受關押和酷刑的慘痛代價。



然而，現在流亡於泰國的他注意到，這次用來鎮壓主要民族緬族人的凶暴力道前所未見。

\* 政治犯援助協會（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AAPP），2000 年由緬甸流亡政治犯在泰國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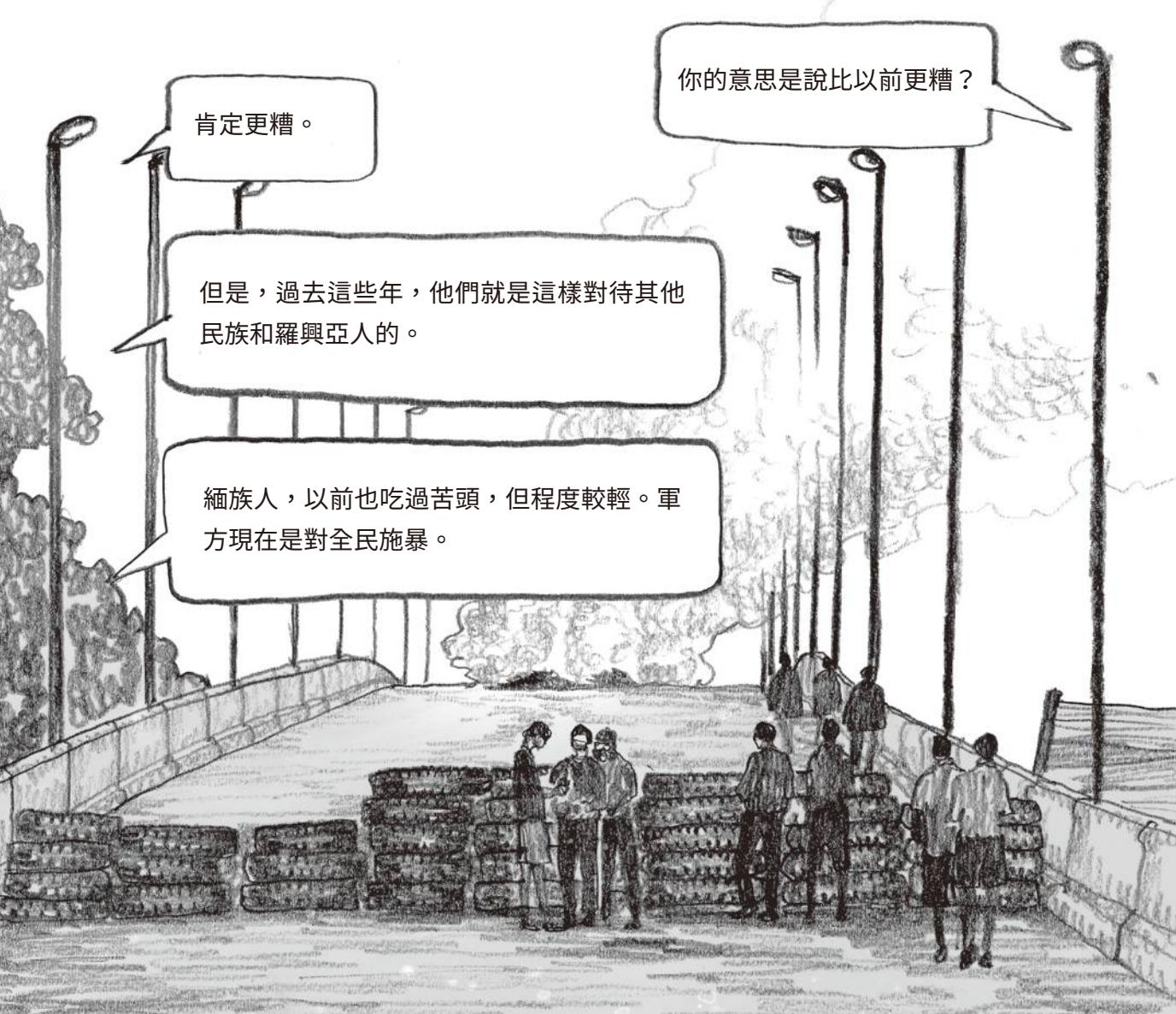
\* The AAPP was founded in Thailand in 2000 by former Burmese political prison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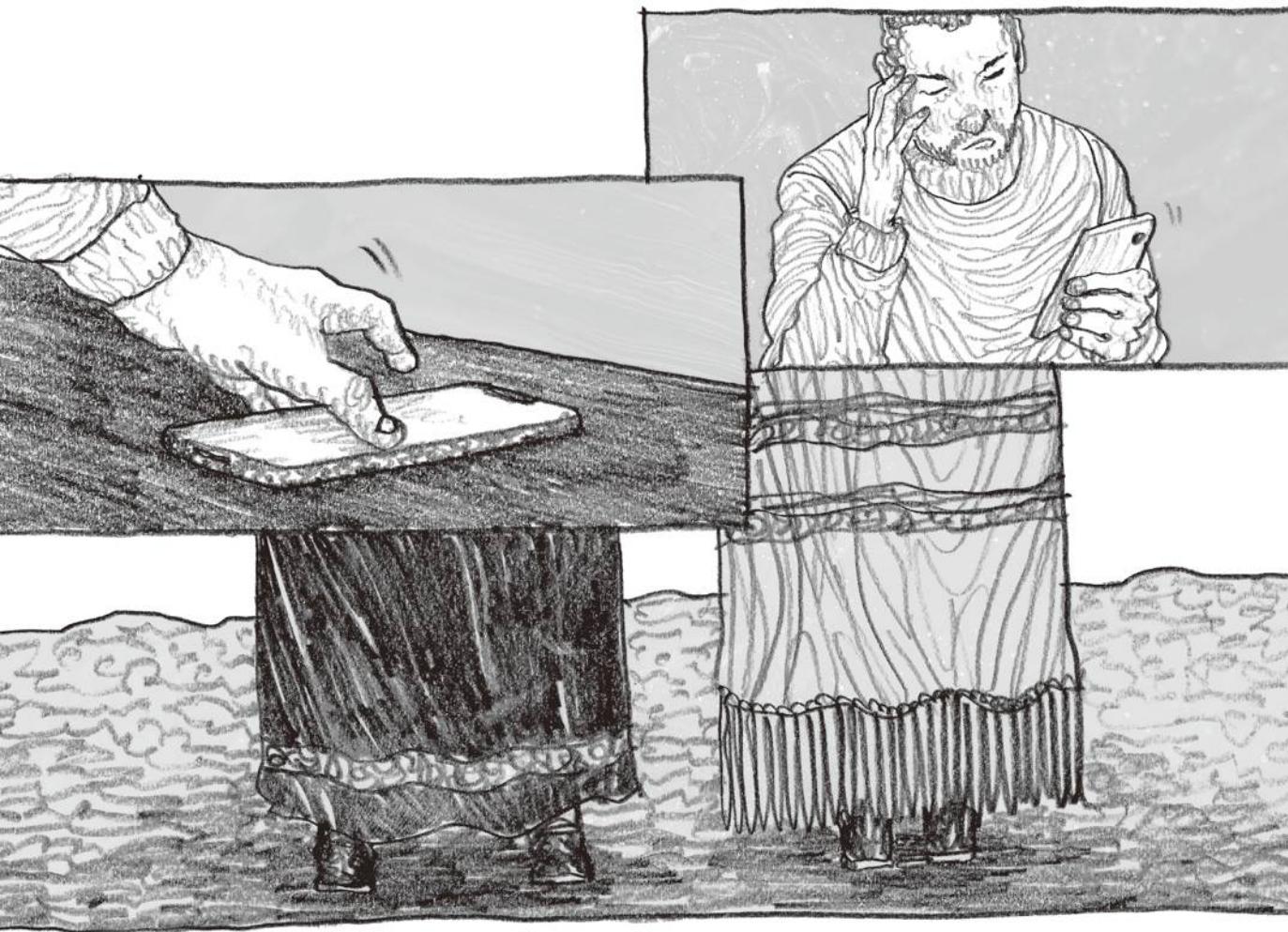
肯定更糟。

你的意思是說比以前更糟？

但是，過去這些年，他們就是這樣對待其他民族和羅興亞人的。

緬族人，以前也吃過苦頭，但程度較輕。軍方現在是對全民施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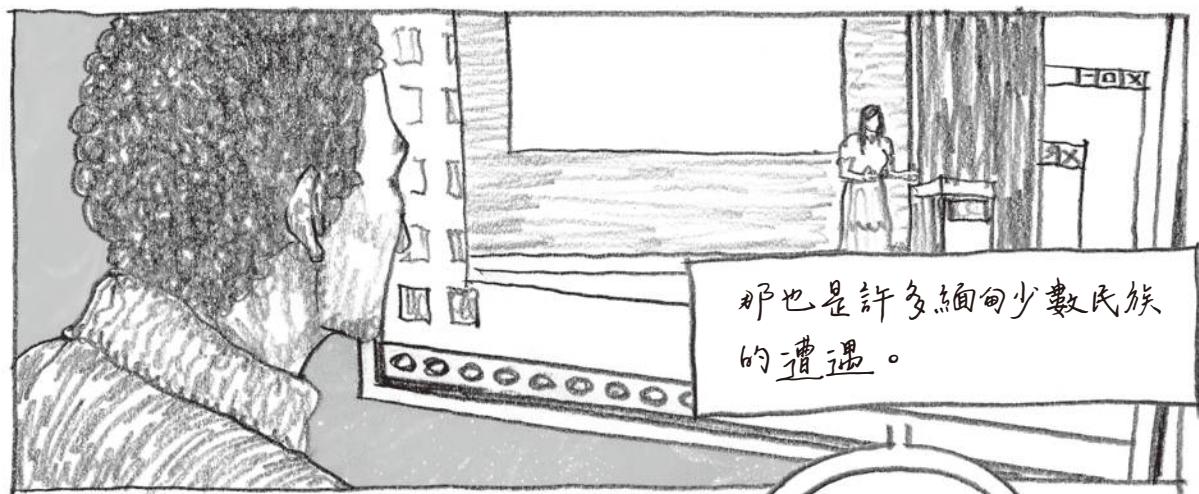




他們強迫少數民族勞動、強姦女子、破壞村莊，並屠殺居民。



我的朋友茱雅范曾多次講述  
她的遭遇，



1997年，我  
16歲，住在  
緬甸東部的家  
鄉，克倫邦。





當時我在村子裡做功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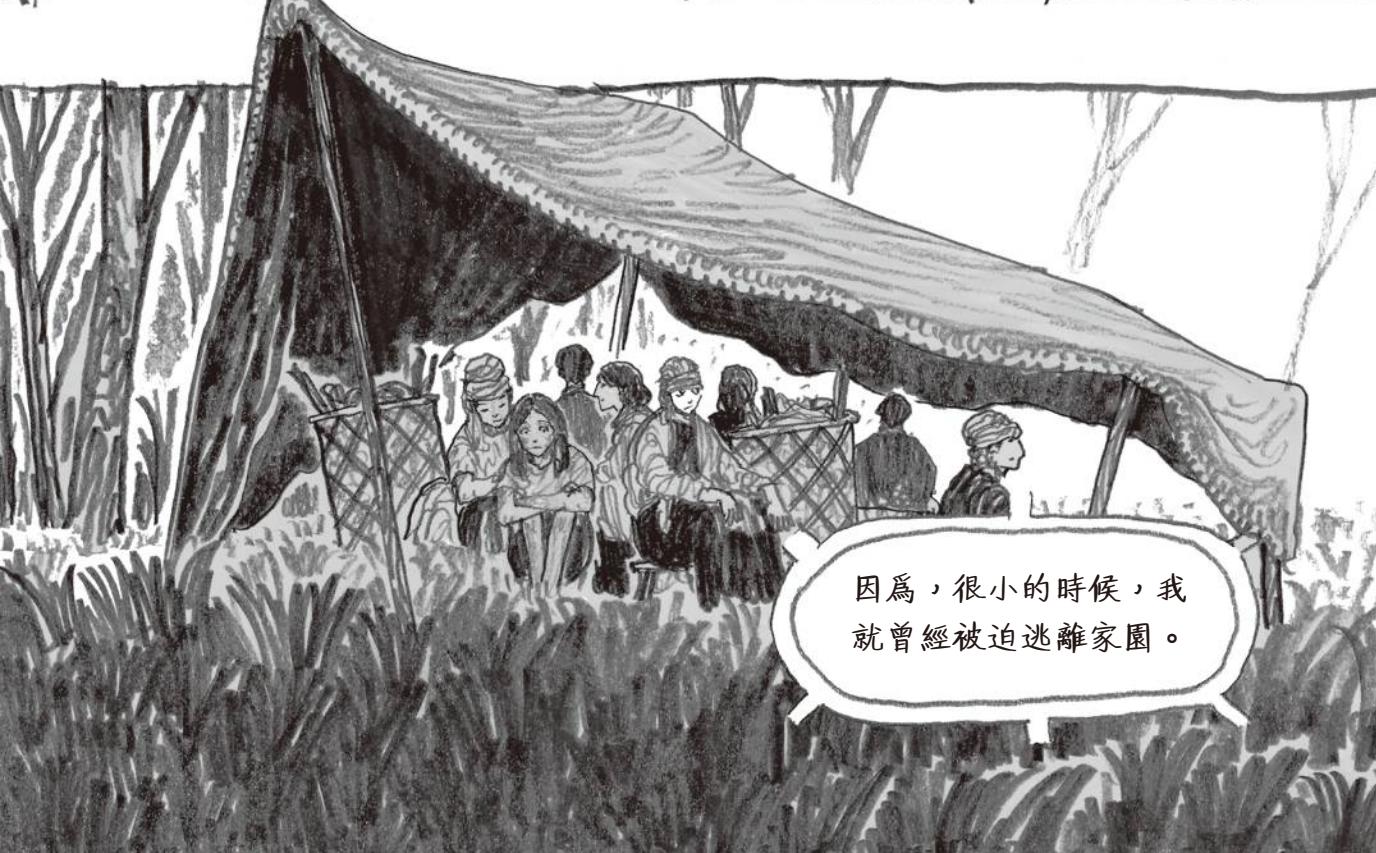
毫無防備下，突然聽到一些爆炸聲，還有陣陣槍響。

緬甸軍隊攻擊我們。

我超驚慌，不知該怎麼辦，



然後突然意識到，「哦不！又來了！」



我真的無法解釋爲了活命在炸彈中奔跑有多麼恐怖。

爆炸震動土地，  
傳到你脚下，

一片混亂、尖叫四起，大人試著抓好孩子一同逃跑。



而且比起死亡，我們更害怕被抓。



即便當年我還是孩子，



就已經知道緬甸軍隊強姦少數民族婦女的劣行。



我非常幸運，能夠逃脫，並且成功活到我人生第二次又進了難民營。



我的朋友們並沒有全都活著出來。直到今天，這情形仍不斷發生在其他少數民族的村裡。



像索羅這樣遭到緬軍攻擊的村民，

常是多虧那些長期與緬軍對抗的少數民族武裝組織，才獲救活命。

這類衝突已持續數十年。

一邊是少數民族代表，要求建立一個聯邦政府；

另一邊是軍隊，只想讓對方歸順，卻讓百姓遭殃。



即使在 2010 年代那段所謂的改革時期，坦克和其他軍方車輛也一直盤據我們的街道。



軍方不接受緬甸是個多民族且多宗教國家的現實，

而我們則永遠不會接受他們的鎮壓，更不會接受他們破壞我們文化的企圖。



不過，二月的政變和鎮壓，讓部分邊境地區的武裝團體決定再次拿起武器，反抗緬甸軍隊；

而且，緬族人的觀感也正在改變：



We support KIA.  
We support PDF.  
We stand with KNU.

現在，年輕一代的緬族人公開表態支持克倫族或克欽族的游擊隊。



沒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竟能看到緬族人支持我們的武裝團體。

克欽族抗爭人士森布對此感到驚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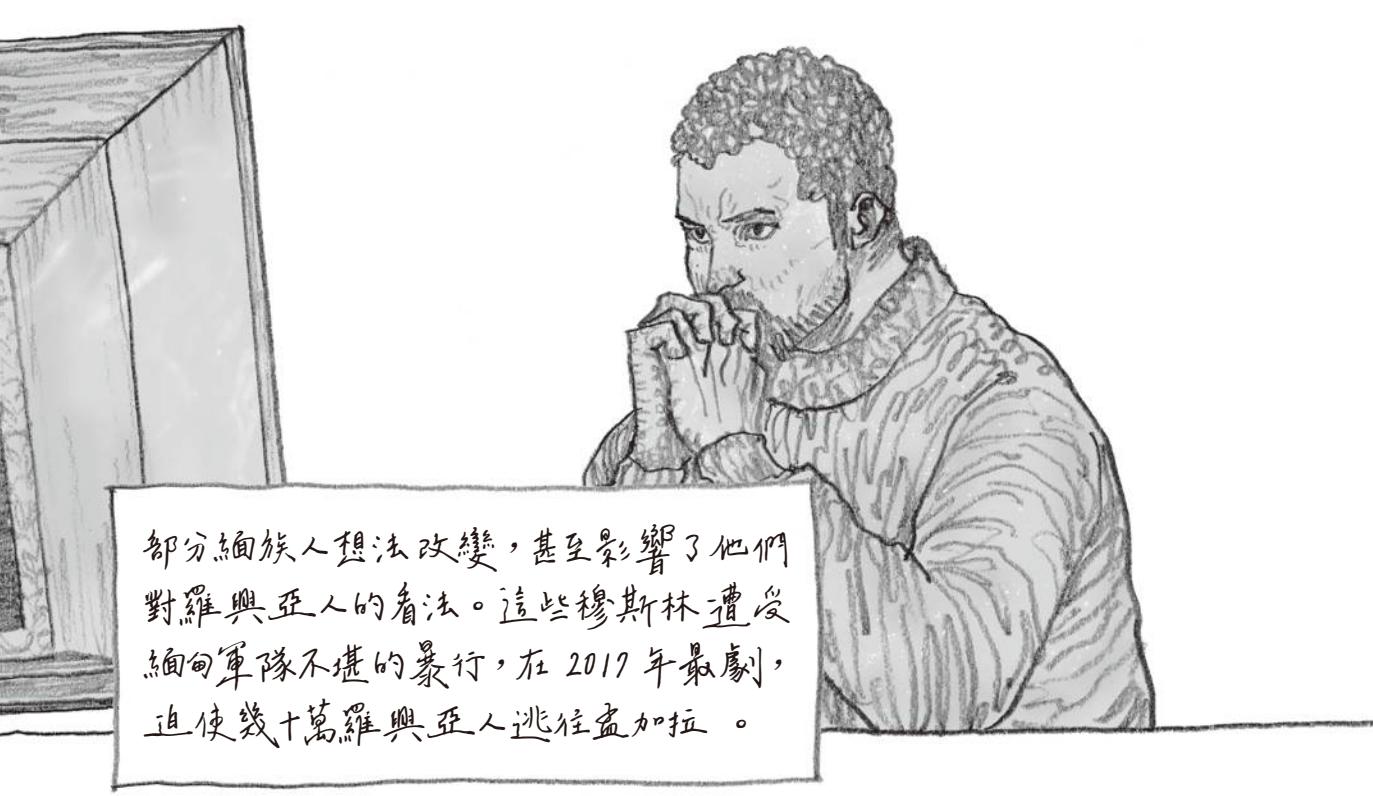


局勢和以前完全不同了。緬族人意識到我們代代所受的苦。

我們現在  
非常團結。

有些人或許真的改變了看法，但還得看這是否能夠落實到政策面和組織層面。

奈維仍抱持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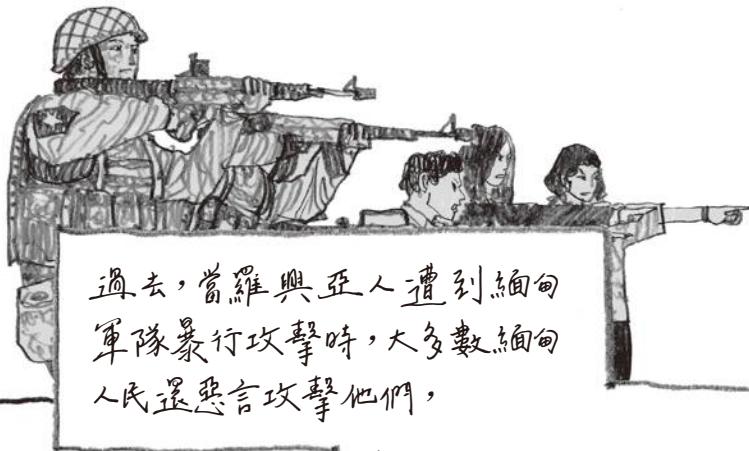


部分緬族人想法改變，甚至影響了他們對羅興亞人的看法。這些穆斯林遭受緬甸軍隊不堪的暴行，在 2017 年最劇，迫使幾十萬羅興亞人逃往孟加拉。



緬甸人民受到敏昂萊軍隊的操弄，加上翁山蘇姬政府不敢在此議題上與軍方作對所送出的錯誤訊息，都導致緬甸人民過去一直誤信，以為世上其他國家，包括聯合國，都被羅興亞人操縱了。





為恐怖分子或騙子，有時還發動反羅興亞人遊行。



一位緬族青年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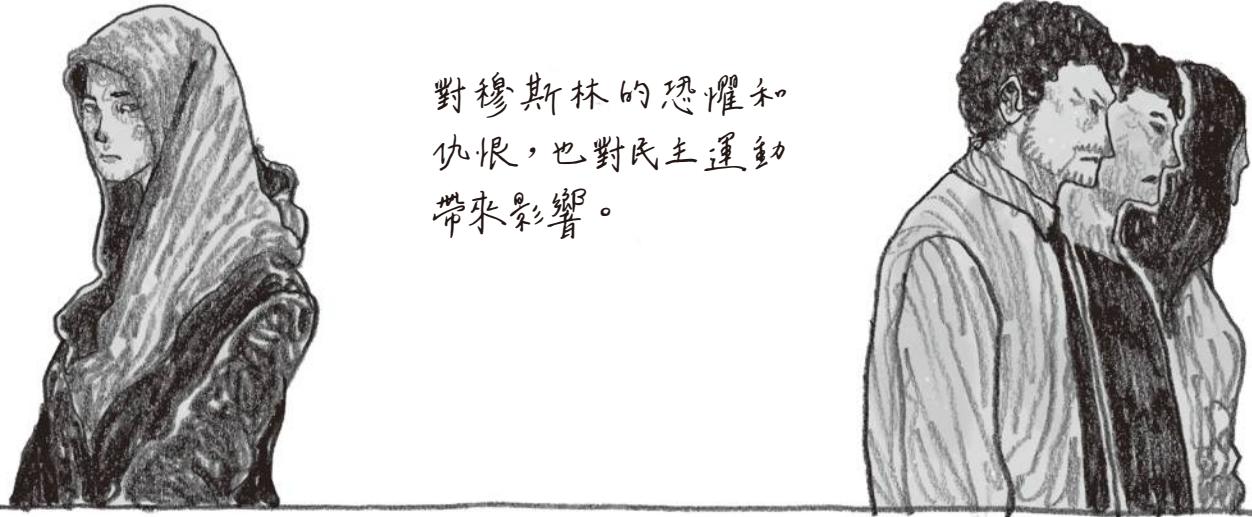


我總算覺悟自己之前有種族歧視。

我們過去老是說聯合國壞話，怪聯合國對我們政府有成見，因為他們批評我們對羅興亞人問題的處理。

而現在，輪到我們希望得到聯合國援手。





對穆斯林的恐懼和  
仇恨，也對民主運動  
帶來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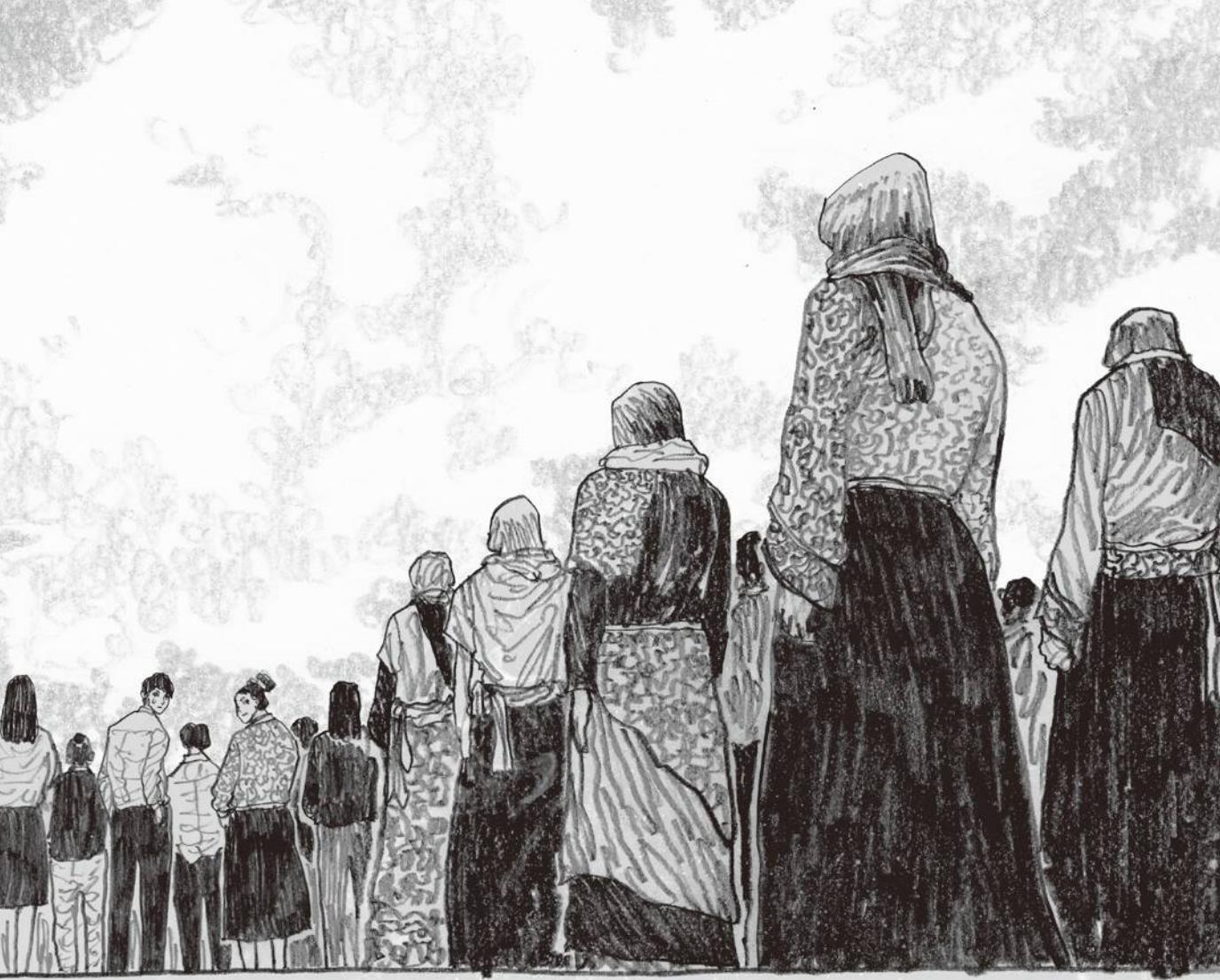
「那些在 1988 年就開始抗爭的人，並不見得真的懂什麼是民主，因為他們在軍事獨裁下，以及在緬甸不寬容其他宗教的佛教思想中生活的時間太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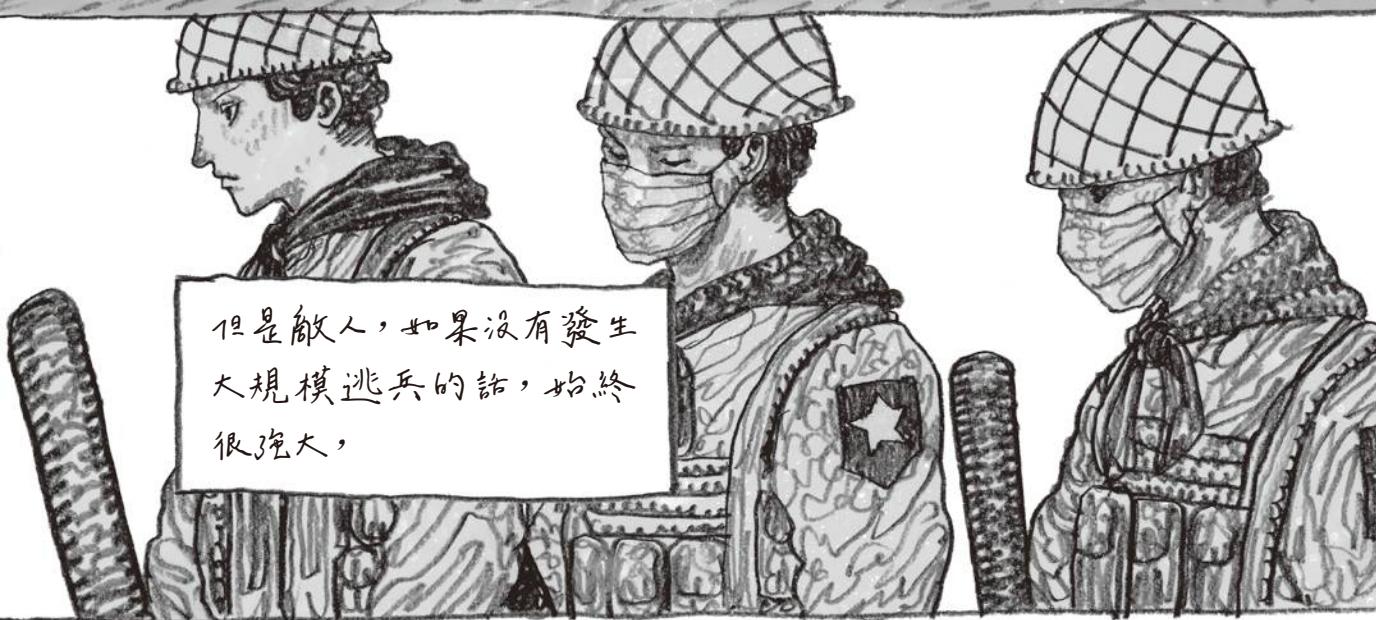
一位緬甸穆斯林這樣告  
訴我。

#孤軍奮戰1 #1





...比以往更加團結。



但是敵人，如果沒有發生  
大規模逃兵的話，始終  
很強大，

而外國的幫忙則很有限。



有一些緬甸軍隊的逃兵，和幾個少數民族武裝團體的軍事教練，開始培訓各族的年輕人作戰。

一位在仰光立業的  
克欽青年，釣欸。

缅甸陷入恐怖，



翁山蘇姬她是絕  
不會支持使用暴力  
的……

世界卻只是觀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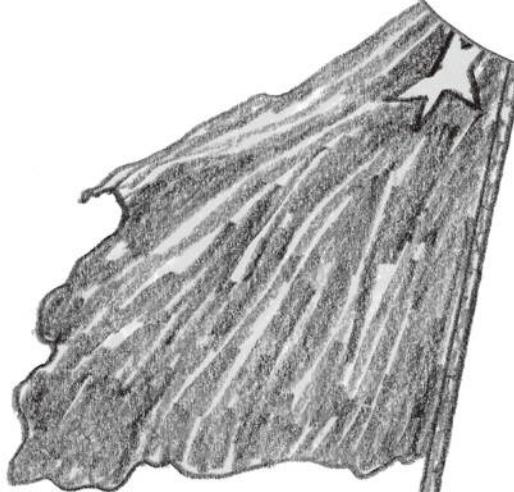


…但，我們總不能  
空等一個不會來的  
外援到死啊。

假如聯合國之前  
有迅速反應的話，



我們就不會現在還在  
建立人民防衛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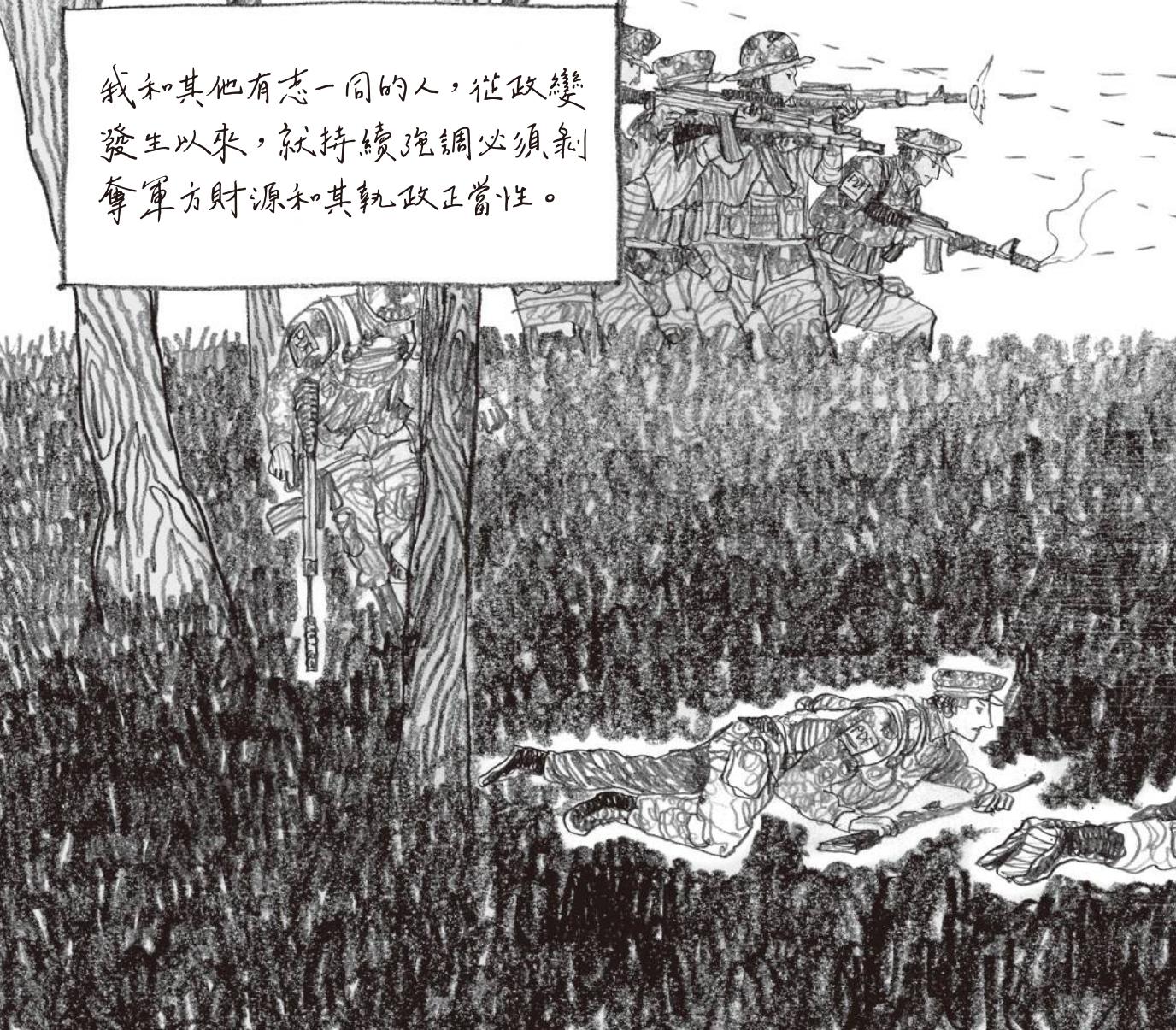
\* 這支人民防衛軍的大部分成員，都是沒有任何軍事經驗的年輕人。

\* the majority of soldiers in the PDF are young people with no prior military exper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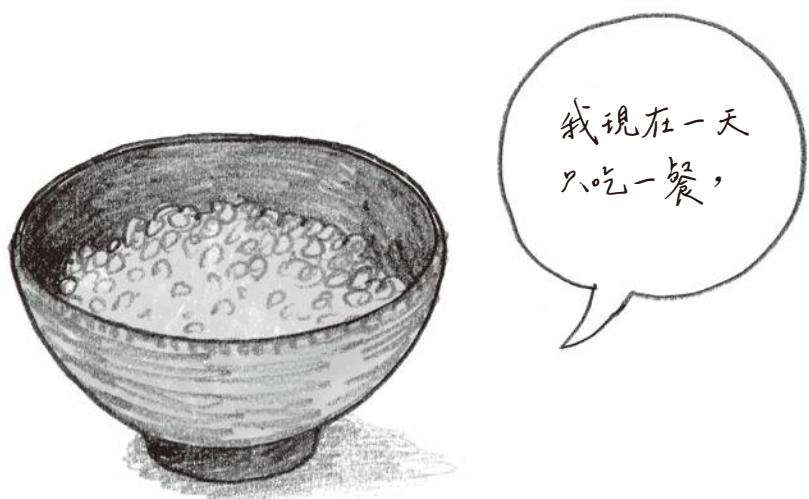
為了避免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內戰，



我和其他有志一同的人，從政變發生以來，就持續強調必須剝奪軍方財源和其執政正當性。

例如要求在緬甸投資的跨國企業，凍結這個再次由軍方全面把持的政權的金流。





我現在一天  
只吃一餐，



巴黎，2021年9月



外界的經濟制裁力道還是不夠。

不過，軍頭政權未能獲得它原先期望的國際承認。



首先，緬甸駐聯合國大使在譴責政變後獲得留任，

這讓那些政變者感到挫敗。

況且，





新成立的民族團結政府(NUG)自認比軍方更加名正言順地在國際上代表緬甸，



民族團結政府總是比過去任何一個緬甸政府都更能反映這個國家的樣子。這是政變後，由之前當選的全民盟代表和社會上其他重要分子，共同成立的政府。

其中有相當大比例的少數民族代表，也兼顧了不同世代，而且女性首長占了三分之二。



人權部長，由一位積極捍衛 LGBT+ 的維權人士擔任；



而負責婦女和兒童事務的官員，更是一位當幾乎所有人都反羅興亞人時，就已挺身替他們發聲的女性社運工作者。



當然，這個被迫流亡的地下政府，並未獲得所有人無異議支持，幾個少數民族的武裝團體尤其和這個流亡政府保持距離。

然而，它仍是軍頭政權以外的一個切實選項。





一位美國議員表示，但凡沒有任何羅興亞人在這個民族團結政府內任職，他都拒絕承認該政府。



但有鑑於緬甸社會內部，包含那些支持民主的社運人士，對於羅興亞人特別排斥，這種壓力是具正面意義的。

民族團結政府最終表明立場：

民族團結政府清楚認知，羅興亞人遭到一支由無恥之徒組成的軍隊施暴，人權被嚴重侵害，導致過去幾十年間，數十萬羅興亞人不得不逃離家園，大舉遷徙。我們對此深感難過。



在符合基本人權、聯邦制度和民主原則的規範框架下，

羅興亞人有權取得公民身分。

流亡境外的羅興亞人返鄉，必須出於自願，並且在安全且有尊嚴的基本前提下進行，這是至關重要的。



緬甸軍方幾十年來  
一直聲稱要實現  
國家凝聚力，



現在，他們終於達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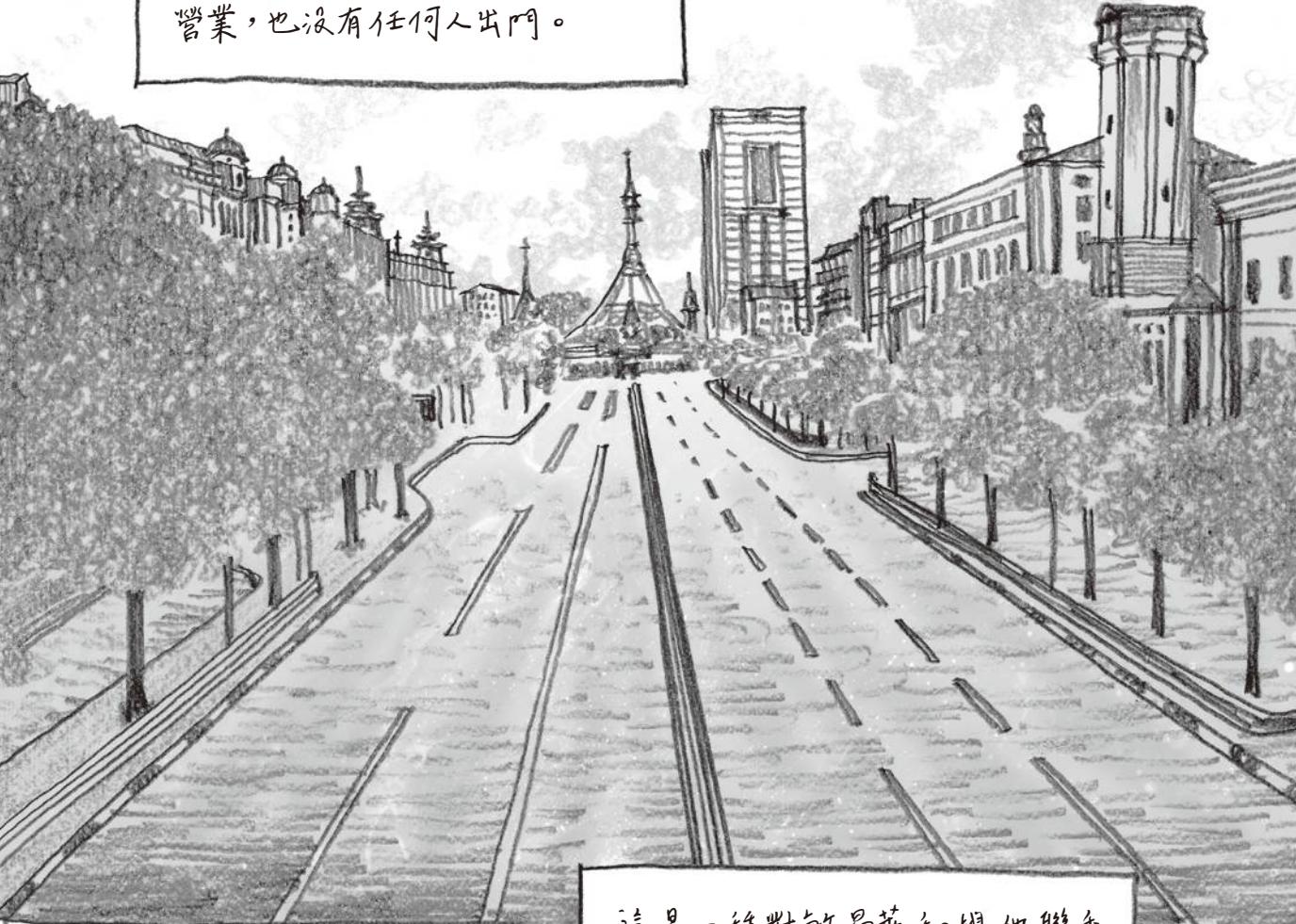


…全國為了反軍方而團結。

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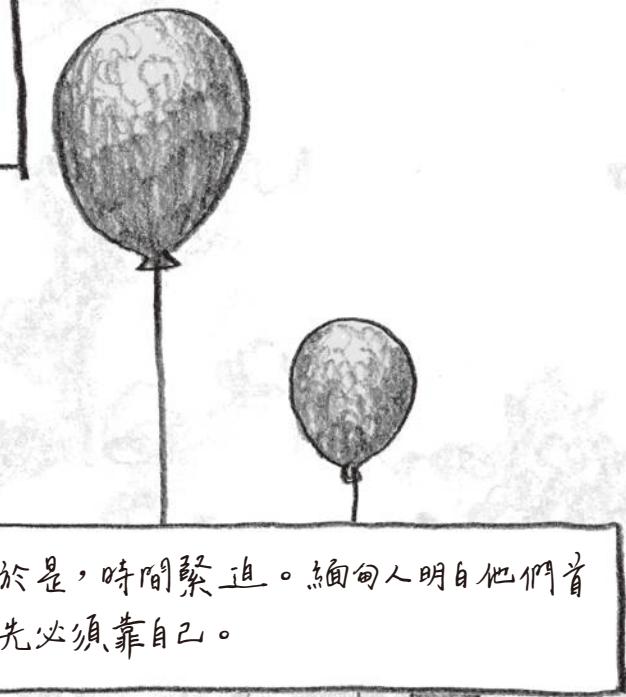
緬甸全國已多次選擇進行一種無聲的抗議，以表達對政變的不滿。那些日子幾乎沒有店家營業，也沒有任何人出門。



這是一種對敏昂萊和與他聯手政變者的徹底否定。在此之前，人民早已透過所有選舉結果多次向軍方說不；自 1962 年以來，軍方的候選人從來就不曾在任何一屆的自由選舉中當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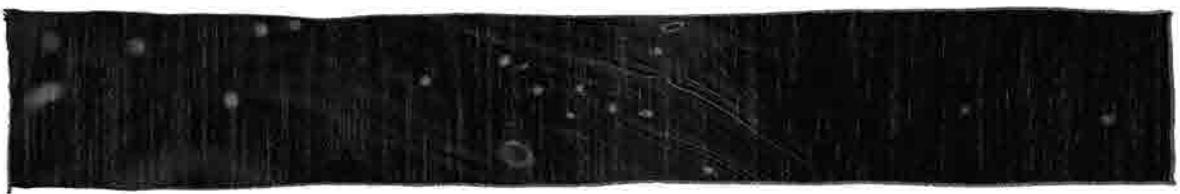


然而，軍方長年的統治，給民眾帶來的挫敗感，可能會再度分化緬甸人民。



於是，時間緊迫。緬甸人明白他們首先必須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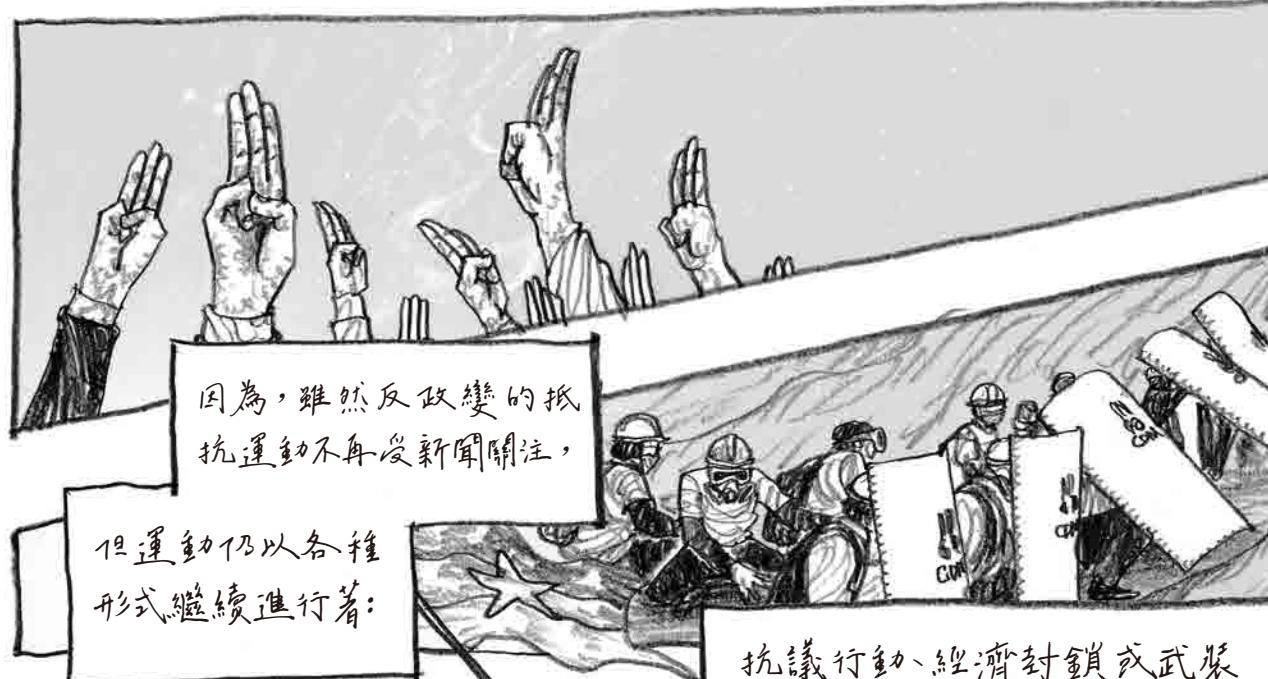




國外媒體在密集地  
找我探詢消息幾個  
月之後，

如今電話幾乎不再響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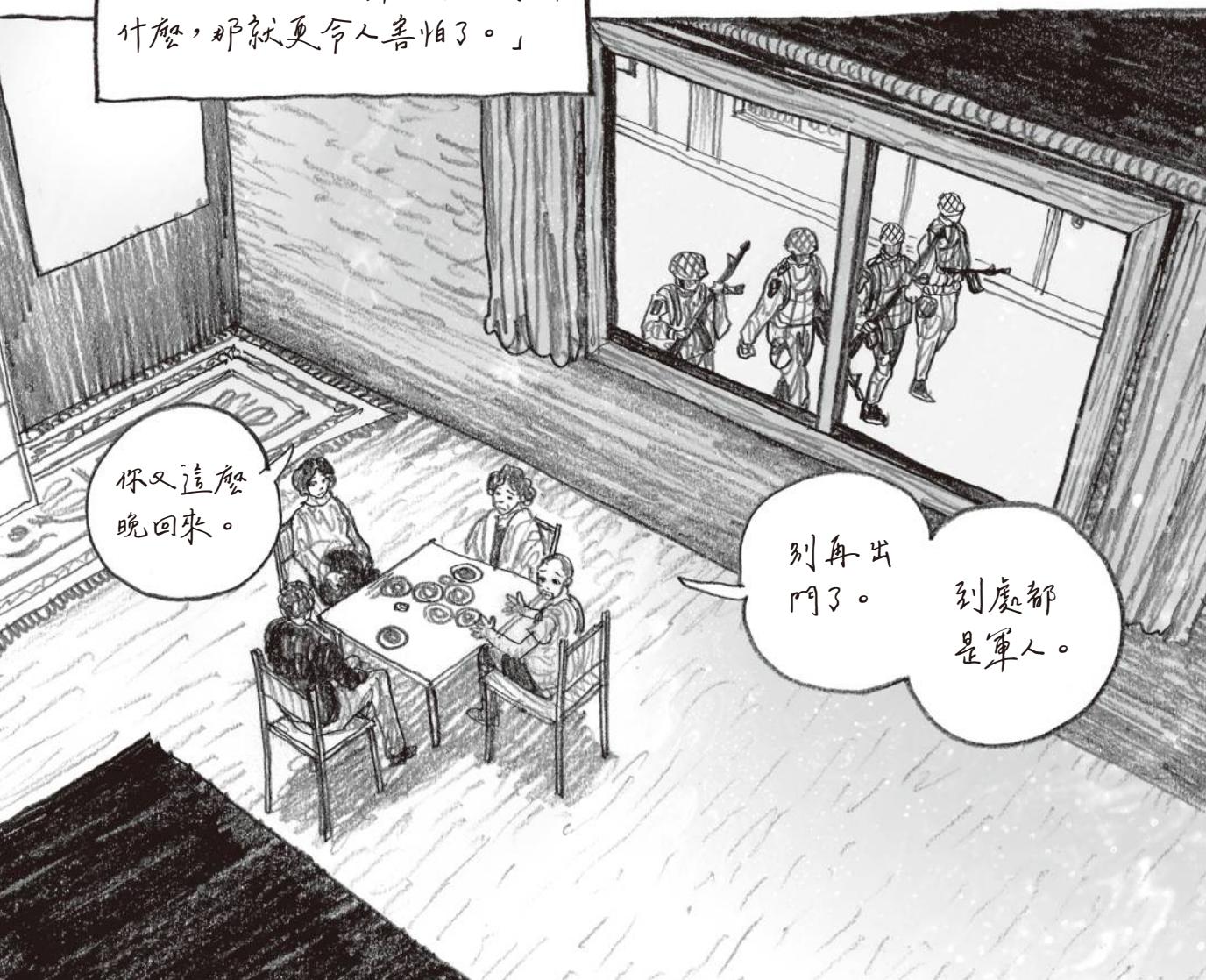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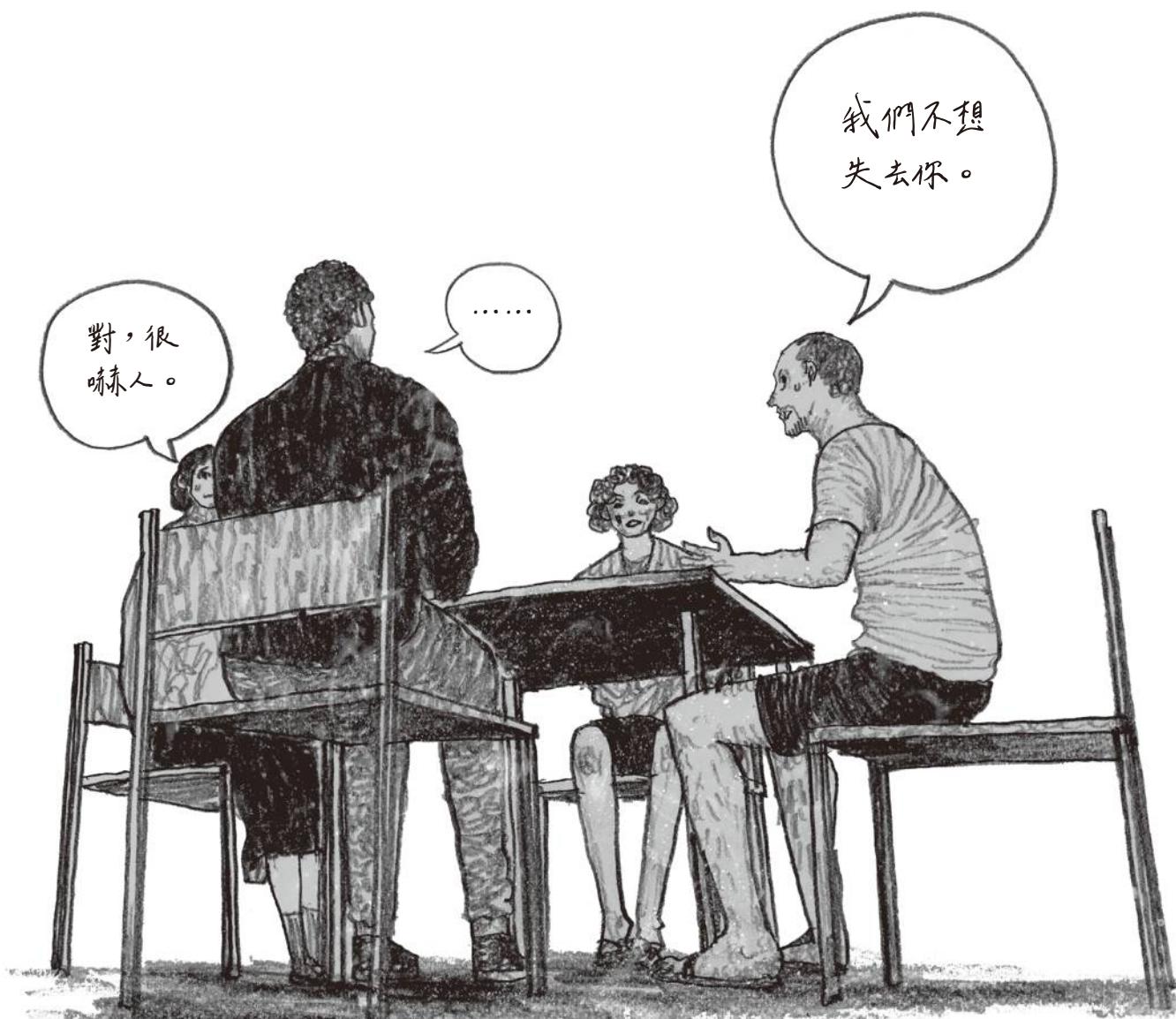
我引述 20 歲青年福克斯所寫的：



…但一想到如果軍方贏了會幹什麼，那就更令人害怕了。」



「這是部分老一輩人不明白的地方，他們不停地說：『別出門，很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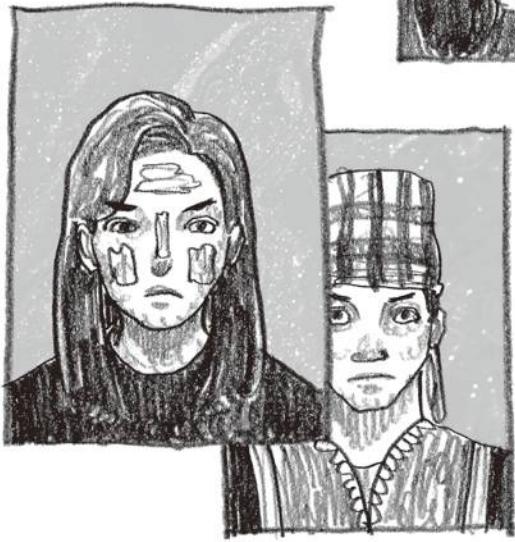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不站出來，如果我們現在不抗爭，我們將一輩子活在危險中。」













「他們瞄準頭部

殊不知

革命在人心中」

——緬甸詩人克席，2021年5月9日死於拘留期間所受酷刑

獻給我的緬甸前女友，  
和那位我唯一視作親妹妹一樣的人。

獻給家鄉，

獻給所有人。

斐德希克·德波米

自由如空氣，理所當然地活於自由護傘下的人們，容易遺忘其珍貴性。願大家理解自由的背後總有殘酷的沉重代價，並珍惜以無數犧牲換回的自由。

柳廣成

## 引用資料

要完成這樣一本書，沒有明確的消息來源是絕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必須向所有讓可靠訊息得以送出緬甸的人致敬，包含在緬甸冒險進行調查工作的所有媒體記者和組織。書中某些人物說的話，來自斐德希克與許多人的交流。人物柔雅范敘述的故事，也部分來自 2011 年 5 月在挪威奧斯陸的一場演說；而 13 - 19 頁畫面人物的話語，則部分源自一篇文章、部分結合斐德希克和一位仰光的緬族青年的討論。其餘的，是他在下列媒體文章中所汲取，書中有時或許更動一兩個字，但我們始終留心不改變原來的語意。漫畫家柳廣成為了讓敘事更具張力與動感，將大部分的引述話語呈現在對話框中，並且賦予說話者容貌，多數是出於想像，希望被引述者不會怨怪我們的用心；自始至終，我們的唯一目的，是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

〈新聞影像獎得主：「希望大家持續關注緬甸」〉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法廣，2021/10/9

〈社運元老呼籲公民不服從、反政變〉，《今日緬甸》，2021/2/3

〈政府醫務人員因公民不服從運動受威脅〉，《緬甸前線》，2021/2/5

〈緬甸全國多個城市發生大規模反政變示威〉，《今日緬甸》，2021/2/7

〈教宗方濟各支持緬甸，仰光街頭大量群眾反政變〉，《今日緬甸》，2021/2/7

〈一場無領袖的革命，回顧過去，並冀望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今日緬甸》，2021/2/19

〈緬甸年輕人競相以創意表達心聲〉撰，法廣，2021/4/22

〈緬甸：年輕人站在第一線，不計代價要民主〉，撰，法廣，2021/2/12

〈哀悼家希年輕喪命，緬甸人再上街頭〉，法廣，2021/3/4

〈緬甸軍方內部透露：「他們視抗議者為罪犯」〉，撰，《紐約時報》，2021/3/28

〈民族武裝團體與反政變群眾團結對抗緬甸軍頭〉，《伊洛瓦底》，2021/4/30

〈緬甸反政變示威者遺憾對羅興亞滅族屠殺沉默〉，撰，《》月刊，2021/2/25

〈大衛與歌利亞：緬甸武裝抗爭走到抉擇的十字路口〉，撰，《外交家》雜誌，2021/7/27

〈數百萬緬甸人面臨饑荒〉，法國新聞社，2021/5/28

〈聯合國專家指出：必須讓緬甸軍頭「覺得除了下台別無選擇」〉，自由亞洲電台，2021/7/23

〈緬甸：五名示威者說明為何永不放棄〉，撰，半島電視台，2021/3/30

紅  
甸  
、  
最  
後



標

脚 本 斐德希克 · 德波米  
漫 畫 柳廣成  
主 編 黃珮珊  
編 輯 蘇維  
顧 問 劉忠恩  
裝幀設計 蘇維  
校 對 賴凱俐  
法中翻譯 許惇純  
法英翻譯 Alice Heathwood  
行 銷 姚立儻  
創作支持 文化部、文化臺灣基金會  
特別感謝 SEA PLATEAUS、Bruno Genini、Muriel Schmit

出 版 慢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網 址 [www.slowworkpublishing.com](http://www.slowworkpublishing.com)  
信 箱 contact@slowworkpublishing.com  
經 銷 紅螢圖書有限公司  
經銷電話 02-2795-3656  
初版日期 2023年2月1日  
印 刷 初版一刷

EISBN 9786269649365 ( PDF )

PRINTED IN U.S.A.  
100% RECYCLED

